

篁君日記

沈從文著



本書作者其他集子

* 篁君日記中下卷

* 阿麗絲中國遊記第一卷

蜜柑

、好管閒事的人

* 長夏

、山鬼

、創子手

老實人

入伍後

鴨子

、第二個佛佛

、市集

~* 押寨夫人

凡有*號者，爲長篇。

新月書店

同

同

光華書局

同

現代書店

同

北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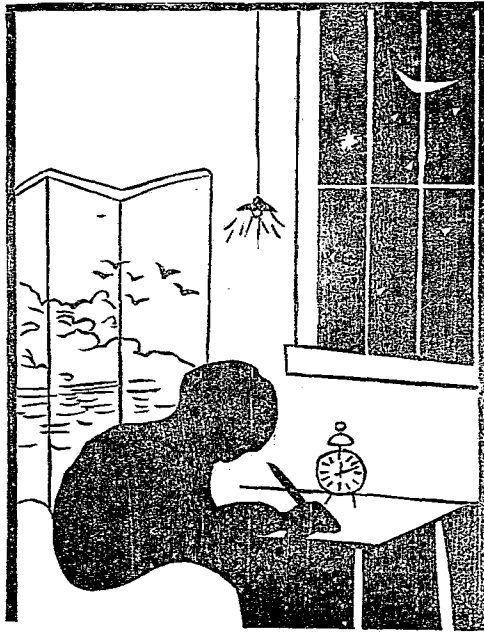
同

晨報社

同

商務(?)

記 日 君 篁
著 文 從 沈



平 北
行 印 社 學 化 文

1 9 2 8



3 0538 7483 4

這日記，是因了你這樣一個小奶奶感到
更其重要！

——篁君——

857.7.
747-7

篁君日記跋若序

這是我二表哥的一冊日記的副本。

二哥因有所苦惱，不能在京獸，就往東北去。這時代，做匪當兵是我們同樣用不著遲疑也可以去幹的事，故二哥走到東北邊方去尋找生活，我不但不勸阻，還樂意其行。幸而好，得不死，一切便都得救了，即不幸，在那爛朋友隊伍裡壞了事，也省得家中徒把希望建設到二哥身上。二哥當真就走了。

如今是居然說是有千四百人馬在身邊，二哥已不是他日記中的模樣，早已身作山寨大王了。大王也罷，嘍囉也罷，到如今，居然還不死，總算是可賀的事！

這日記，是二哥臨行留下的，要我改，意思是供給我作文章的好

一序若跋日記君篁

04572

材料。我可辦不到。我看了，又就我所知的來觀察，都覺得改頭換面是不必的事。

照二哥原來樣式章法我抄了下來，改，不過改一兩個字而已，我把他發表了，有二哥在他日記前頭一點短文的解釋，我不說什麼話了。

六月廿四號 若于北京城

篁君日記自序

這短文，作爲在妻面前的一點懺悔。你不欲在這上頭貶損了任一人，也不想從這上面再引出一些事外人的研究的興趣。妻若是在她事務的暇裕中，見到這忠忠實實的報告，還能保持到她那蘊藉的笑容在臉上，我算是釋了一件冥冥中負了多日的重担了。過去的我，自己也在極力設法要把她忘却，雖然結果剩下的悵惘，至少還够下世半浪費。

唉，我仍然無從禁止我去這樣的遐想：倘若最近的再度的繼續，我將拿甚麼來兌換我的苦惱？這里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妻能來到北京。人民還未死盡房屋還未燒完的河南，兵的爭奪與匪的騷擾自然也還不是應當止息的時期，這時的妻還正不知到何方，想起多病的妻引着

三歲的兒子逃亡的情形，就恨不得跪在妻面前痛哭一場了。唉，我當讀我自己這文字時，覺得本來是人生頂精細的一部分，我却胡塗啃碎嚥下了。

我也正如一個小氣人一樣，對我過去的花費而傷心。雖然是並不比一個用錢可買的戀愛爲真實，但從一些性格上的調合與生活中的溫柔着想時，我恐怕我還要帶這一段纏綿到墳墓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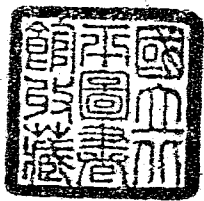
上面的話作爲我這失了體裁的文章一點解釋和此時一點見解。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廿七日

篋君記于北京

篁君日記

記四月初一



沒有起床。知道是天晴，窗子上有斜方形太陽，窗外麻雀也呼得熱鬧，這是一個懊惱的早晨。不知怎樣，懊惱竟成了近半月以來像點心樣的不可離的東西了。莫明其妙的，略病樣的，有些東西在心中燃。不是對欲望的固執，又不像窮，只是懊惱。要做一點小事都不能。譬如打一段短文，那打字機近來似乎毛病特別多；衙門是可上可不上的一個怪地方，到那里去也只能聽到些無聊的談論，精致的應酬，與上司夸張的傲慢的臉，以及等級不同的謙卑。這全是些加人頭痛的情形。不去既無妨于月底薪水的支取，就索性不去了。像在隨意所之的

思索些事，就靜靜睡在小床上。思索些什麼？自己也不清楚。總覺得眼前是窄。是平凡，是虛空，但是不是想要寬一點，或免去平凡把生活變得充實一點？不，這又不想到。窄，平凡，虛空，是不可耐的，但仍然還是那麼耐下來了。依然活著，是明顯的事。身體也不見得比去年更壞。所以有時又如同平凡還反而適宜我一點。

隨意遐想的結果，就覺得開一個小小書店，賣菌子油，往國民軍中去，都會比間一兩天到署裏去簽一回到的事業來得有希望點，偉大點，至少是更合宜于我一點。不過所有也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在平常，屬于具體的計畫，就萬不會從我心中產生，想著，想著就算滿足了，這樣懦怯的怕去與現生活接觸，青年人中總有著是不少吧。

錶停了，看針還只指三點一刻，但外面大客廳已響了九下，仍然無起床的意思。玉奎進來，把一封信扔在近床棹子上，出去了。信爲妻

由河南寄來，看封面便已知道了。薄薄的四頁紙，輕描淡寫不肯十分顯露寫信時的沈痛，但抑鬱瘦弱蒼白的臉兒，如在紙前搖晃。十七天前寫此信時，是如何的含蓄了不幸，強著想來用文字安慰在外的人！一面還說鈍思是怎樣的想到他的爹，唉，不幸的孩子！你不出世也罷。爸爸對你簡直是造了罪孽了。你娘若是沒有你，也不會妨礙她的學業，你一來，你娘却只能棄了一切來照料你了。若不是爲你，你娘那能走到那兵匪不分的故鄉終日四鄉奔走做難民？若不是爲你，你爹這時也不會再這兒傍著別人了。犧牲了你爹娘的一切希望來生育你，你要是再愛哭愛病，縱或是你爹是壞人，對你不敢要你做孝子，還有你娘，就是爲料理你失了她康健的娘……做爸爸的想到你們母子，只有哭了。

爲了可憐的異地母子們苦楚的解除，使我發瘋。十一點時，跑到東

安市場去占卦，只希望是從那儼然道貌的長老臉上得到一點空虛的安慰。我不能明白我爲甚麼便忽然成了菩薩的信徒，或者，妻之對於明聖經之虔敬，久而久之，我也便感化于妻之誠心中了。誠懇懇的，在一個髮鬚全白了的占卦人面前，拈了香，磕了頭，用妻的名義禱告了一陣，到結果，長老開口了。

這使我吃驚。我明明在平常時節看出他是一個老驅子，但這時爲他那簡單又略像挾了點粗暴的聲音裏，我全心傾倒于他了。我想，牧師這東西，果然是在祭臺上能保持到他的應有的莊嚴，此外不必苛求于他，他已就盡了他救人的職務了。如像此時的長老樣，他用他的嚴肅音容，抓著我心，捏著我的感情，使我把當時對他的輕讓還給他加倍的恭敬，在開口之前他先對我笑，這笑已就使我想跪下去請求他設法。

「這個，」那老神仙說，「這個是你男子的錯處。年青人，穩健點

「莫把自己擲到漩渦去。卦裏明明說是兩女爭著一男子！」

我笑了。我暗想我的剛才的誠虔的可笑。我看出這騙子的聰明了。故作莊嚴使我良心的悅服，又把著普通一個男子最關心最普遍的惑疑算在我賬上。但我仍然是爲他那不兒戲的態度所征服。待會兒，柔聲問他；

「先生，莫把子兒排錯了？錯處只在（爭）字上，不然就是一男（估）二女。」

「先生，我是替女人問卦的，不是我！」

我待要把我撇開起，好看這老騙子怎樣的來轉他的舵。說話間，我是再不能收藏我對他鄙夷發笑的神氣了。

但是他可更進了一步。

「年青人，我告訴你，你可看這卦，這是小星——討姨太太的卦。不

信麼？以後靈驗時再來談談吧。」

滿口的胡說。我可不願意再聽了。

人到無聊時，求神，皈依宗教，是一個頂安全的隱藏地，但經過一番驢頭不對馬嘴的問答後，顯見得求神是不成，還只好跑進人的隊伍裏求醉麻是可靠了。

下午便到真光去。視官上的盛宴，影戲院中是可以恣肆滿足的，不過那老騙子的話總還在心裏。這對我是異樣滑稽的章法，倘若是真像那等小官僚一樣，討一個姨太太在家裏。從老騙子口氣上，可以看出姨太太這東西在社會上正在怎樣的流行。他方面，朋友中，三十來歲的人，事業地位，是每日站到大學講座上去教書，又不窮，竟切不了

舊社會的光，又趕不上年青人的隊伍，徬徨無所歸寄，做單身漢子的又不少。這世界，當這婚姻制度崩潰的時節，真是太多想不到的犧牲！

雖然是滑稽，正因為老騙子一提，自己却粘著在這滑稽事上，妻的方面暫時無形忘記了。在座位面前，大致就有不少的姨太太或準姨太太吧。適如其分的收拾得身兒很香。頭則按照老爺的嗜好或剪或留。顧盼中都保留着一點誘惑老爺的章法。嘴唇為讓老爺有鬚子的嘴去擦的原故特別抹得紅紅的。……

接着是想起一個姨太太的生活——

每日陪到穿馬甲戴紅頂子瓜皮帽留有一小撮鬚子的胖子老爺睡到九點十點半才起床。吃了飯便去公園喝茶。夜間不看電影就打點牌。間一兩日又到老爺同事或親戚家玩玩。天氣略變就到瑞蚨祥去選老爺歡

喜的衣料。……老爺吸大煙。學到打點泡子，替老爺扛槍，是應做的事。吃醋也是一個姨太太應有的事情。還有挨老爺的……

還有讀過書的姨太太是如何生活？所能猜詳的是得多一樁上北京飯店跳舞的事情。但這就得看老爺爲人如何了。老爺是舊式的老爺，懂女人是隨時都在引誘男子；或隨時都有爲男子引誘之危險，老爺怕自己用錢買來的寶貝隨了別人去，跳舞是必不能許可的。就是半新式的老爺，設若看得出自己姨太太，長得比別的女人更好看，跳舞想來也是不去爲穩健。本來在一個輝煌煌煌燈光如畫的大方客廳中，讓自己姨奶奶去陪到別的年青漂亮小夥子樓着抱着，除了自己想從此升官發財，此外便是懼內的老爺吧。

從真光回來，得一點社會的新見解，就是照中國的經濟情形看來，姨太太制度是不能廢除也不必廢除的。一個部中普通辦事員，有個姨太

太，不也是平常的常見事情麼？一些軍閥，不是正在採用「大夫妻五十」的制度麼？女人方面呢，書，是讀的，但智識這東西在男子身上是一個工具，在女人則成了一件裝飾，不能與頸串一類物件生出兩樣用處來。因這樣，妾制的保留，就更有以滿足有了智識女人奢侈的慾望，是縱不適宜于多數人，但正如同近世的一切制度一個樣，至少于女人，于有錢的男子，已能憑了那制度享福叨光了。

夢幻的陶醉

李自珍作 定價三角五分

這是李君的第一作集，內包含作者近兩年中的作品八篇。他的作風外表上雖然很質樸無華，內容却蘊蓄着異常沉痛懇摯的情，不流於靡，讀後似乎有一個患了世紀病的青年在那裏作熱烈的呼喊一樣！現已出版。

記四月初一的晚上

回到任處去，照老例八點半鐘才能開夜飯。

在餐棹上，姨太太的事情似乎應該忘記了。

事實可並不如此。同餐棹，就有一個姨太太。雖然這是別人所有的財產，無從來應付市場那老騙子說我的事情。不過，這終是一個姨太太。我爲我腦中所縈繞的預言，我開始做一些略近于傻子的夢了。一上棹我就用些爲平素不會有的眼光去注意她舉動。而她，是不久，也就有了了些感覺，這感覺，神秘的，反應回來，我更傻了。

……不過，這人從裝飾上行爲上身分上都太同我理想到的姨太太生活離遠了。這是制止我向傻的方面走去的一個小打擊。姨太太人格的綜合，我總以爲是放浪一點是並不算過分的事。這人却小寡婦樣的樸素，沈靜又如同一個無風的湖面。若非從她那微長的蛋形臉龐上時

常現出些三月間春風樣子的和氣笑容來，真容易使一個陌生人猜想到她是一個喪了良人的可憐未亡人。

必是天上支配命運之神有意要在我們中間玩弄一點把戲來開心，男女主人全都不在家，飯，便是特意爲這幾個長久住客開的了。同棹是六人。這年青奶奶正安排自己的對面。每一度舉箸去挾菜，眼睛便一與眼睛相觸。記起日間那老騙子的言語，我無從禁止我去端詳她那小白臉兒。用一種非平時的異樣注意去搜索對面的人的飄忽的神氣，我在她未察覺以前便先感到了。在她臉上，我尋出了些天公打就她時雕鑿的痕跡。我發見了些在往常忽略過了的頸部的曲線。我在她那一雙白淨勻整上面滿被覆了絨樣纖毛的耳輪上重新估了價值。那雙用白玉粉末和奶油調合捏就的手，使我生出驚奇了。其實，這縱是罪過，就算那輕微一點的罪過吧。因我先時所尋覓的意思，還只是不能忘情

于老驅子對我所示的預言。這方面，又恰是一個給人去從身體上發揮愛情的姨太太罷了。

——我不算一個皇后，但够得上做一個年青康健的男子的伴侶，身體完美無疵，靈魂亦還如處女清潔……

像誰在我耳邊啟示，這樣一來却壞了。我看她對我長久注意明瞭後的羞澀了。唉，真是一件壞事！這女人從我注視上。不知生出一些什麼足以使她紅臉的想頭！她將把我對她注意的原故想到使我也紅臉的事上去，那是無疑了。一個女人爲一個男人去計算，除了到要女人睡下去心跳的事外真已無可做的事。她自己無端的紅臉，就是準備一個男子對她扔給的愛情的接受。這我可以向天來證實，賭不拘何等的咒，我的罪，倘若是罪，實在是因了她犯罪，使我瞎猜瞎想，我才敢過去觸摸那愛情！我把握著那紅臉的印象，便忍了痛苦逃回房中了。

回到房中，我竟忽然發現了許多過去的怨屈似的，無從忍受的伏在床上了。要哭，並無眼淚。而且又覺得是應笑。不是新得了什麼，也無失落的東西。我奇異我在過去居然能朦朦朧朧的一個人在此房中安住下來，如今是竟像辦不到的事情了。煩惱如同一羣蜂子，同時飛撲到心上來。我想把自己痛打一頓，我咬我自己的手臂。我又笑，笑我這時是快要發瘋，準備在一條危險石梁上走路的人了。凡是發酒瘋的人都得喝大量的酒，我是在此喝一些空空洞洞戀愛的苦酒，過一陣，我就要做瘋子的事了。我同時又在嘲弄我自己，因為在醉麻的過程中我只一半是胡塗，另一上我保有的清明不單是能看人，看自己也還很清楚。

「這是戀愛麼」？「是的」，我就回答我自己。我還附加解釋，「乘著同是年青，就是互相把愛情完全建築在對方的身體上，靈魂也會

得到幸福的。一個看羊的牧女同到一個砍柴的黑少年就是這麼辦。我這樣行爲，我所感到義務的分量比較權利還要多。她是那樣年青那樣娟好却爲一煙鬼所獨佔。爲讓她來認識愛情，我就做她一個情人也應當，別的影響我可不必再管了。」

我不知我歎了有許久。

聽到裡面屋子的笑語聲，從不休息。大家于飯後無忌諱的說着各樣精緻的諛語，這正是客人們一個頂好的消遣法，老主人不在家則尤其可以放肆。

我不能做什麼。甚至這未來而將要來到的戀愛道路應如何走去，也不能思索，我仍然只歎着。

不久，聽到話匣子的一個跳舞曲在開始戰慄了。幾個年青客人大致是也開始在互相摟着在那大廳子裡鬧起來了罷。我能猜想她是必爲了

身分的原故，加以性格的靜沈，跳舞于她却無分。在話匣子旁照料的必屬她。她雖然不在廳中同別人搭著肩兒打回旋，那雙雅致的腳兒，總會活活潑潑的蹈踏。

這也不是沒有意思的事情。大家都尋得出許多機會來將另一個人的臉攔到自己肩上來，大家都可以從繁促的曲子中將跳著的心兒去接受同舞的人疲乏後的一度柔媚的斜睇，我爲甚麼不去混到這一羣快樂人中去胡鬧？

只有將身從床上舉起的力量，我是旋又頹然倒在床上了。一個負了罪的人胆子是格外虛。一個有了戀愛的人羞怯是每每會不自覺的跑到臉上來。我沒有敢出去的氣概了。

讓時間慢其脚步而走去，儘跳舞曲攪擾我靈魂的安寧，我把妻在過去所給我的溫柔與目下我能想到的妻的痛苦引到自己心上來，以便抵

抗所有的誘惑。我願意從這中得了救。

唉，用舊的印象防禦，讓新的誘惑來攻擊，妻所給我的力終于消失盡了。我用新生的慾望殺死了對妻的愛情了。我把一些因妻而來的苦惱全部隱藏于這新的幸福陰影下頭了。我找出了些新的義務和權利，我要在妻以外挖掘一個年青女人身上所隱藏的愛情礦產了。

我詛那給我預言的老騙子早死。如無他的啟示，這時我也許還是心境極平和，這將近中年人的心中，也無從重新來燃起這火燎了！但鬼迷了我的心，到臨睡以前，使我還想起第二天又去市場，找那五毛錢的敬禮。好找一點先知的幫助。

芥川龍之介小說集

湯鶴逸譯 定價六角

芥川氏爲現代日本文學界三大明星之一，於去年因癩苦服安眠藥自殺。臨死不動聲色。此事久已哄動全球，無容贅述。芥川氏之小說，生動刻利，譯爲中文者，雖有零散篇幅，但尙無集爲專書者。湯先生旅日多年，於日本文學，又多研究，故其譯筆較他家爲獨到。芥川氏曾游中土，故其南京基督等篇，尤爲國人所注意云。茲將本書目錄列下：（前附芥川氏遺像）

- (一) 一塊土
- (二) 秋山圖
- (三) 南京基督
- (四) 黑衣聖母
- (五) 柯格尼神
- (六) 魔術
- (七) 山鴨
- (八) 金將軍
- (九) 飛兒
- (十) 女
- (十一) 蛛絲
- (十二) 芥川龍之介自殺時致某舊友的手記

記四月十四與十五

超過了我預料的順利接近，苦惱隨了希望的進行亦益深。我成了另外一個人，我成了我曾在平日用嘲弄替代同情去與之打趣的那個無愛而苦惱的尊三了。在這裡，我並不是愛而不得。我只耽心于最近將來所演的角色。我想扮演得聰明一點老練一點都不能。我一面在模仿一個悲劇的主角，把全體都用愛情的溫柔來點綴，一面我又看得出我是鹵莽得同一個厨子。是的，我把一個厨子對付一個同事娘姨的方法採用了，我從一些略近冒失的懇勸中把這奶奶征服了。我使她至少在愛的方面看得出我是一個豪傑。這愛情的樁子，我相信打在她心上的比在我心上的還結實。從一個微笑，一回無語的斜睇，我堅實了我這信心。

也因了這信心，更使我苦惱。我在昨天前天就開始在一種跋涉的途

程中尋得了我的懦怯性（我雖喝了無數杯，我並不大醉）。加之幾日來主客家庭的過從，使我見出了些在當日未發見的無從脫卸的關係。這之間，我還不願捨去我在此全個友誼的情分，我又像看得出果若我讓事實去進展，在一個不可免的身體的親洽的結果。別人所負的責任是會有將身體去殉情欲的可能。我終于退後了。從十號以後，我便在一種藏躲中生活下來。但隱約中常像有一隻手要抓到了我。又如同這一隻不可知的手在一度抓到我以後又復放下，以後雖不捏緊我掙脫却又苦無從似的。掙扎既不能，前進我又怕，我就倒在這細膩的權威下面，成了一動彈不得感情染了癱瘓的病囚犯。

一個隔著障壁的咳嗽，就使我心跳。細碎輕微的脚步聲，在我耳神經上發顫時，也如有鋒稜的矛子刺到我心上一樣。我不圖我用了些粗暴懲勸征服了別人後，又爲人用些不當意的舉動使我五體投地！

今天十四，算算我跌進深坑的日子已是兩禮拜。陰鬱的天氣，以及夜來的失眠，助長我戀床的習慣。在床上睜開眼睛時，已是十一點鐘。我怎麼就睡到這樣時候？自己也著驚了。但我仍然不起身。在床邊，有琦琦昨天所放的一本小島，就順手取來看。一個人走近窗外，我的書，不知不覺跌落被上了。我沒有抬頭以前，我就能察出近床大橫窗子外面絨布窗簾是在爲一隻手所移動。我採取了琦琦的行爲，把眼睛故意就一閉，在幔子隙罅窺人的人便說話：

「還未醒呢。」

「真是變了，總是有病不愉快了吧，」聽一個人在略遠處說。

我知道是兩人，便不即張目。

「曾叔，曾叔，十二點，快了，還不起麼？再不起，開飯那就不候了！」這是琦琦的聲音。

我眼略睜開，便見這小孩平貼在玻璃上的小小圓臉兒。這是一個頂小的客人，因孤身，便長住下來了。年紀是八歲。有一頭烏青的短髮，同一張又圓又白的小臉。一對大的黑眼睛，極其妥貼的布置在細細的眉彎下，證明這逗人憐愛的小孩，雖在小小時節便爲上天奪了爹媽去，仍然能得別的許多人疼她，不致失掉她活潑。這孩子，聰明得像一隻狗，柔弱得像一隻羊，因此大家把她寵愛得同一個寶。「開眼了，開眼了，」琦琦嚷着笑着，便見另一個臉同時也貼近窗子來。

我爬起床了，做了件又聰明又呆的事情。我也把嘴貼到窗上去，竟同琦琦隔着窗子親了嘴。我沒氣概就把嘴唇再移過去點，雖然明看到她是並無避開的意思。

「還不快起床，宋媽對着她的菜可又不負責任了。昨天咱們吃的那爛白菜，今天準得又要吃。」說了是笑。

「那得全罰會叔吃，咱們可不管！」

「可不管！我也不管，誰小一點誰就吃白菜！」

爲了躲避琦琦隔着玻璃的巴掌，就把臉故意移偏左一點。顯然是站在遠的捧小姐會知道，故即刻離開窻子走到廊下去。但是，臉紅了。呵，這桃色的薄雲使我桃色的夢更清朗，我沒有再裝害怕了，在她臉部所貼過的地方，我把嘴唇努著，爲琦琦虛擊打了十餘下方止。

沈漱完畢，沒有刮臉的餘裕，便爲琦琦催到餐廳去。

吃了飯。院子中丁香全開了，大家都出來看了丁香。各人坐在走廊下的小朱紅椅子上。

「這花是開了又謝謝了又開的。」

許是有意說的罷，又許是無意。

「的確花是會常開，人却當真一天比一天衰老了。」

「勿要臉孔！」

「勿要臉孔」琦琦學着說。

「這一般人我不正是比你們都要老一點？」

大家就都大聲笑。

「曾叔今天不上衙門去，我們同嬌嬌到你房去下棋罷。」

所謂「求之不得」者，是此事。

像是有病了，我近來願意一個人獨住，我好思索我這病的根。但下棋却是我的藥。我大胆服了。

我儘輸。輸得琦琦高興到亂跳。

「怎麼，儘輸呀！」

不但是棋，我全輸了。但是我看得出我的贏家的神氣，就從我輸中感到另一事上她輸給我了。

我特別找一些俏皮字眼做工具，使她感覺我的嘴是貼在她心上。我又把身子也盡我手足本能去接近他，使她漸習慣于這部分的接觸，移去她所怯。終於我們的脚在棋棹下相碰了。碰，白裏邊出微紅的臉，我能看出這女人心的跳躍，在那腮邊我能吻一千次。

無法投遞之郵件

落花生著 定價二角

讀過空山靈雨者，均知落花生先生能以曲婉之筆，描寫幻像。其創作天才更可於此集見之。此集含其已發表及未發表之書信體短篇小說數十篇，詩張鳴琦先生作插畫十數幅，精美絕倫，現已出版。

記四月十九

我用我良心掌自己的嘴。又特意把妻相片取出來，安置在桌上，以便懺悔自己數日以來行爲的錯誤。但是這準得甚麼賬？菊子來下棋，輸了又撥兵，把她找來幫忙下。輸到我輸了，這是一定的。我在有意無意中間都走一些不利于己的子路，好儘她高興。

「不，你這是故意輸給她，對我就特別很，」菊子說，說了又看把我殺敗的那人。

她只笑。

「我一同她下，子路就不由得我不亂。不拘什麼全給打敗了。」

「一到了我面前就是糞棋了，」她說了，更大笑。

菊子有意嘲諷的樣子，「不知道是什麼事，這總有個原故的。」

「有甚麼原故？你說！」

我不說，這一黨人算我棋頂不高明，算你（指她）頂高明，就是了。

「菊子或者看出我們情形了。」

棋不必下了，菊子同她坐在床上梳頭髮。

女人就只頭髮就能使一個男子銷魂的。唉，對到這些頭髮我想些什麼？我把一些同頭髮全無關係的事全記起來了。這些頭髮，在某一本經上，似乎說過能够繫住大象的，這時繫了我的心，引我墮到谷裏去。

「只有女人頭髮是最美的東西。」菊子是剪了髮的，顯然這話與菊子無分。

她聽了，故作鄙夷樣子扁着嘴，這一來更俏。

菊子又要同我下。有她在此我也認輸吧。誰知輸得菊子說我故意隨便動，不應當。

「要我怎麼辦？我就認輸那不行麼？」

「那不行，」菊子說。

「那我就小心小心來賠到菊子小姐下這盤！」

她負手在旁邊看，菊子有毛病，每一着棋總得悔上三次以上才算數。她像厭煩了，走到窗下去。

「二少爺，這是誰的相片兒？」

「姨太太懸客客氣氣稱你做二少爺呢。」菊子說了動一個車，落在我的砲頭上。

「不准悔。」我說，「一走就不准悔！」

「不。決不了。」

「決不就僵！」

菊子把棋一推說是算輸了。

「贏了要發氣，輸了也發氣，小姐奶奶們真不容易招架！」

「怎麼無端又把我扯上？難道我也發過你的——」

「你——」我說，且伸指頭。隔得遠，然而她的臉是紅了。

似乎紅樓夢上寶玉就有一段下棋事，然而這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是寶玉，菊子倒像史湘雲。這簡直是笑話。看菊子模樣未必不是有點兒發酸。她還拿着相片看，菊子走過去。

「這是你的甚麼人？」她答答訕訕拿了妻的相片問。

菊子就代答，「是二嫂，他的——」（指我，我却同菊子作鬼臉。）太太。」

「喔，這人多美呀。」

「二哥，我說二嫂她像一個人。」菊子意思所在我明白。

他拿了妻的相片端詳着，不即放，又看看菊子，「菊小姐，這像你

！」

「像我，才不像我！我說像你，一點不差。」菊子簡直壞得不得了，又故意問我，「二哥，你說姨奶不有點像二嫂麼？」

「你二嫂那里有她美？」

「你們全是鬼！」說了，就走。

只剩菊子同我在房中。菊子想到什麼就好笑。

菊子說：「二哥，我看她是在——」

「莫亂說瞎話。」

「我才不瞎話！你以為我看不出麼？她是在愛（這字說得特別輕）一個人，我敢同誰打賭。不信我就去詐她。」

「誰？」

「還故意說誰！你明白嗎？你要故意如此我就去告臻小姐。臻小姐她就會為你們嚷出來。這事你能瞞我嗎？」

菊子說了就要走，我却把她抓住了。

「不要走，你應當幫我的忙才算是好人！」

「我是專幫別人的忙……」

「你又酸。我一見你說出許多話，我就深怕你會使她不愉快。何苦在別的事上，我能幫你忙時我也幫你的忙吧。」

「我有甚麼要你幫忙？我又不——」

「你不，你同七弟事，我一本冊在心中。你以為我不知……」

菊子不願意聽完，就跑了。

房中餘我一個人。妻的相片平置在棹上，撿起仍然藏到箱子去，妻沒有能幫助我抵抗外來的愛情的攻襲，反而更給了我朝壞的方面走去。
了。

菊子真是一個不得了聰明人，不期望她就能看出我們中_同的關係

！然而菊子同時有菊子私事，我也全知道。大家會意各行各的事，或者，不會有誰來妨碍誰的事情吧。

又來了，悄悄的，幽靈似的，先是出現一隻手，一個頭，……

「菊子？」不即進，先問。

我答應，還是不？問菊子，這全是故意。也許她就明明見到菊子出了我的房，這來是有另外一種意思在。

「進來吧。」我也不說在，又不說不在。

就進來了。怯怯的，異樣的，慢步進來的她使我氣略促。

我望她，她也望我：是用某一次席上吃飯那種望法。她很聰明的裝成大模大樣走到桌邊來，用手扶著坐椅背，我們之間是有一張椅子作長城。有保障，她顏色便漸漸轉和了。

「請坐呀！」

「我來找菊小姐的。」

我只笑。這明是瞎說。「找菊子——？有甚麼事？」

所謂「無語斜睇使人魂鎖」者，她是靈動的有生命的爲這句話加了一次詳細的解釋。我臨時想出我這兩臂新的這一剎的義務的所在，在一種粗糲的略使她吃驚的驟然動作中；她便成了我臂裏的人。不用說，我這時懂得我的嘴唇應當做的事。

「你這是怎樣啦？」

我不答，就用我的嘴唇恣肆的反復的動作爲我解釋這應答的話。

「人來了。」

她將手來抵制我的頭。

「不，誰都不怕！」

我怕誰？這又不是一件壞事情。在別人臂彎中抱着睡了五年六年了，只是這一時，難道就是罪過麼？我相信，若果這時菊子或者七弟來，我還仍然是這樣，手是不必鬆。我做的事算是罪過麼？我年青，她也青年，一同來親嘴，慶祝我們生命的存在，互相來戀愛，誰能干涉？一個人，終於是哭了。我明白，這絕不是因了她的不樂意而哭。這眼淚，便是適間熱烈的親嘴的報酬。

她因怕人來，立時又止了，大的眼淚沿到頰上流，我應永遠在我扮演這一幕劇充配角成功的紀念回憶上來微笑！我見了別人爲我流的淚，我用我的嘴去吮乾了。「你害了我了。」

「不，我愛你，同時也就成全了你！我使你知道愛是怎樣一回事，我使你從我身上發見一些年青的真情。我因了你我才這樣大胆做。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明白。我不是不愛你。我真怕。他們一知道——」

「我將全承認這是我的行爲于你却無分。」

「我只怕菊子。」

「她麼？她知道也不要什麼緊！以後我還要讓她知道。」

不說了，這次是我爲人將嘴唇用一件柔軟東西貼着了。我用我所有力量這樣辦，在她頰上我做了些比同妻還熱的接觸。

「你愛我？」

「是永遠。」

「我早就愛你了。」

「……………」

琦琦老遠喊着姨孀來，我們恢復了椅子的距離。

用眼淚來賠償我行為中的過失，是此時的事。此時已夜了，房中一個人。我能記起那桌邊椅子的位置，若在嘲我似的椅角在灰色薄暮中返着微弱光。

——我究竟是做了一些什麼事情？是夢還是……？

我還很惑疑。我在淚光中復獨自低笑。我做了一件雖然是壞但無所為用其追悔的事情，我在一些吻中把我的愛更其豎銳的刻在一個年青婦人的印象上面了。我在妻的監視外新的背叛成了不忠實的男子了。

我來同我自己的感情開一次玩笑。我瘋了。

不能玩，更不能睡。為妻寫信，但信中我驅了妻，說是在此日惟念她，擔心她的生活，做事也很懶。

「我早就愛你了」這話還在耳邊。「早就。」唉。這樣的人。還有

一個女人早就在心中來暗地裏愛着，我不知道爲這一句話我還應用多少眼淚來賠償！

我愛了一個人了，是的，我愛了一個做人姨太太的婦人了，——而她也愛我。

我在這本子上寫些什麼？真不必。一個微笑，一度斜睇，一句柔低的顫動的話語，我寫一年寫十萬字也無從描寫到恰如其分。我自己的心裏的複雜的，既非憂愁又非快樂的感情，我用什麼文字可以好好保留到這一本記事冊子上來？我不是做維特煩惱的歌德，我沒有這種天才。我又不是……：

謝謝天！由你手下分派到這世界中女人身上的美質，我今天得用我這作工的手摩撫一道了，我用我潔淨的嘴吻過了。再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來在你面前，憑了你，做一點更其神虔聖潔的事務罷。我爲感謝

與祈求來跪在床邊，重新又流了一些淚。

我不再躲了。我盡我的力，極力向前走。我要直入那人的心看看一個被金錢粗暴壓傷了的靈魂。我要看這有病的靈魂在我愛情溫暖下逐漸恢復牠的活潑同健康。我的行為是救一個人，使她知道應做與所能做的事，她有權利給人以幸福，而自己，也有享受別人給牠的幸福；這是不飾詞。

十四記日君篁、

記四月二十二

有三天不來。病了麼？又不聽到她們說。走去問玲說是晚上會要來。

喔，晚上要來的。我不再打聽玲別的了。但願意天懂交情趕快就會夜。

我自問：這是戀愛嗎？是，無疑的。不怕是我們全把這戀愛維持在兩方肉體上面也仍然是神聖潔白的。就爲這身體，爲這美麗的精致的軀殼之擁抱，我失了我生活的均衡。倘若是，我能按照我的希望去在她身上做一些更勇敢的事，我全生活會更有意義。這一部寶藏，中間藏有全人的美質，天地的靈氣，與那人間詩同藝術的源泉，以及愛情的肥料。就一時，一刻，一分，一秒，我能擁有這無價軀體，在我生活中，便永遠不會窮乏了。

七弟來，邀我到西山去看蜂子，我說不。「有汽車，」他說有汽車也不去的，我只不願意出門。

「我不高興那些蟲。」

「在往日，則高興，近來另外有了東西蜂子自然是很可厭的蟲了。」

我裝作不懂這話語。

「我們許多人都去，」他又說，「蕊姐，同菊子，同子明，同她。」

七弟壞，會看人，且會譏諷人，真是近來我才發見的。看顏色，必是菊子就同他說了。

「七弟。你少壞一點。」

「噯，我壞。」他就不說了，大打着哈哈。

「菊子陪你去，七弟。」

「菊子陪我還有一個人陪你，我們四人一共坐一輛車子，我是以爲再好沒有了。」

「你說誰？我不懂。」

「你不懂，剛才琴姐還笑着說是有一個人在她處去打聽一個人！」
七弟就走了。

這事顯然琴小姐也知道了。菊子則是不消說。我只怕七弟，吃飯時節也許故意當成一件笑話說。

七弟在下午，當真同了子明菊子三人上西山去了。家裏剩下琦琦和琴小姐和我三個人。爲了琴小姐要買衣料子，我們三人到西單去一踏，琦琦買了一塊錢糖菓，打一個轉身，各處綢緞舖子看都不如意，返

家時，天已快黑了。

我把我自己身上打扮得年青了許多，這可憐行爲，在對鏡時又自覺得好笑。在七年以前，與妻還沒結婚時，我是爲了別人這麼注意過衣服同臉上一次約有半年的，

如今却又來給這事開始調排自己的生活，真夠他日想起慚愧！其實我老了，我衰了，青春時代離開我身邊已五六年了！我縱極力注意來修飾，在一個女人眼下也會掩不了我的老邁。

正刮臉，琦琦走來了，說是琴姑說打一個電話問姨來不來。

「琦琦我來帶你剃鬚子。」

「曾叔，你有鬚子我不有。」

「你沒有，我可幫你畫一點。」

「噢，我不幹。」

「畫起鬚子多麼美，你不見到四公公的鬚子麼？」

「琦琦怕上當，不肯擺身來。但是待我取出香水瓶子時，這孩子，却撲到我懷裏來，要給她洒頭。」

打完電話回說即刻來，回到琦琦兩人到琴小姐房去等。

「琦琦你頭上又有香水味，必定偷倒我的香水了！」

「不，是曾叔給我洒上的。我嗅嗅，這是曾叔叔的紫羅蘭，比起你的好多了。」

「琦琦長大以後真是不得了，你看這樣年紀就知道愛俏。」

「可不是，回到你們這些姑姑嬾嬾在一起，以後只有更加愛漂亮的了。」

琦琦不做聲。這孩子，怪調皮，聽人談到她美就高興。你說她愛俏，她承認，一點不分辯。當真若是照這樣下去，到四年以後，真是了不得的人，實在說，如今已就學到許多成年女子怪癖味，一點不像一個八歲九歲女孩了。

「三天不見樣子似乎全變了。」璦小姐，見到她進房就起來握手牽她到一處去坐。

果真全變了。今天換了衣，全體換，一律白，從上衣到鞋：像朶新開放的百合花一樣。軀體圓圓的，在素色衣裳下掩着的肌膚，燈光下映出淺紅。頭上髮蓬蓬的，黑得同二十四五夜間那樣黑。動人極了。

「璦小姐，你瞧瞧奶奶真是太美了。」

璦小姐就笑。我是在璦小姐笑後才知道我說話過分的。她假作不懂璦

的意思，問臻我說了些什麼話。

這是我們在我房中親嘴以後第一次見到，她竟沒紅臉。她那若無其事的樣子：是我意料以外的。

琦琦倒在她身上，她又察覺琦琦頭上的香水味兒了。

「姨，這是曾叔的，香極了。」

「你們男人也作興用香水，七少爺還偷用過臻小姐的！」她說了，照例的用笑作尾把。

「男人難道就不是人麼？」

「二哥近來才變，往天似乎不用過。」臻的話有鋒。

我若不聽到，臻是沒有法。

「爲誰？」她却故意問。

我怕再引下去了，轉了個方向，說到別一事上去。

「我們今天爲姨奶奶買得有蔻蔻糖的，」我說了，琦琦記起糖，離開她身邊，到鏡臺邊取糖給姨看。

「臻姑不吃咱們倆兒吃。」

「好極了。」

當真臻是不吃蔻蔻糖。琦琦也只歡喜牛奶糖。這是爲誰買的？她當能知道。

記四月二十三

她同菊子才洗過澡坐在菊子房裡換袜子，聽到脚步聲，菊子從脚步輕重分出是我了，大聲嚷：

「二哥莫來，別人換衣裳！」

「換衣裳。難道就不准人進來麼？虧你到學校去演講女子的解放！」

另一個人就嘻嘻的笑。

我是停在窗下頭，不動了。

「二哥你以爲我怕你麼？別人——」

「別人是誰？」我明知，却故意當作不知道的樣子開玩笑。「我知道，別人就是璉小姐，哈，看到你們長大的丫頭，倒會裝起害羞來了！」

我就進去了。菊子不做聲，正在脚上扣那脚帶子。她是披着髮，赤

了個雙腳。穿露胸襯衫坐在床邊一張矮椅上，見我來，故意把臉掉向牆的。

我還故意裝近視，「琴，你不理我了？那下次再莫想要二哥請看電影了。你看你那披髮赤腳樣子真像活觀音。」

她更笑，慢慢轉過臉來看了我一眼，臉緋紅。

菊子對我做鬼臉。「二哥真會裝，你不看清是她麼？我不信。」

我所見到的，是些什麼？一個夏娃樣子的女人，就在我面前，臉兒薄薄的飛了一層霞，這是證明吃了智慧之果以後的羞靨。我痴了，坐在菊子床上儘發歎。

她起身來取袜子，背了菊子對我眉略蹙。這是什麼意思？我不解。發了我的氣吧？不是的。不願我進來？也不是的。

「開了你們不便再談知心話了吧。」我裝成要走。

「哼，」她把嘴略扁，冷笑一聲坐下去。菊子鬼極了，假作在理袜子，偷偷悄悄却注意到我們的動作。我才明白她是怕菊子。

我又坐下了。我搖頭。我忽然又記起妻來了，這時的妻不知如何在受苦，我却來到這里同一個婦人胡鬧。我搖頭自慚，但是我可不能離此而他去，我爲眼前的奇蹟呆了。我不能一個人去空想分擔妻在故鄉的憂愁。我應對于目下的一切注意。我就先說話。

「菊子。今天聽說七弟請你吃冰其淋！」

「請我？」

「他單只請你！他還同我說，前天到西山，到碧雲寺時——」

「菊子不做聲，紅了臉。我報了仇了。尤其是，我說的話在語氣上我故意要她知道菊子同七弟關係，她去望菊子，菊子抬起頭來也望她，菊子笑，是有了把握的微笑，接着就借故走進裏面房裏去。」

菊子進去了，她在穿一隻袜子，向我搖頭制止我冒失，我不動，仍然坐在床邊等。菊子猛從內出來，以爲我們或者正抱着親嘴，正好大的取笑，誰知失敗了，只好答答訕訕仍然坐下去理髮。

「琴小姐，你是怎麼啦？……」

「我要看你們——」

「要看我們，我們難道怕你看麼？」我去望她她却笑。

她把袜子穿好，頭髮隨意挽成一個髻，到琴小姐房去了。菊子也要走，我止着。

「把我拉下來，別人却走了，這有什麼用處？」

她因了菊子的話却不即走開。

「莫聽菊子話，你去吧。我要同菊小姐談一兩句別的話，才不准她走。」

她看看我復看看菊子，用手扶着頭，露着肘子同膝彎，出去了。

菊子又同我做個鬼臉，我不理。

「二哥，你扯我下來有甚麼話可說。」

「有話說的。」

我的話，要說的是太多了，不知說那一句好。我要問菊子，七弟不是全知道了？我又要問菊子寡小姐怎樣。我還有要說的，就是請菊子莫太刻薄人，應當大家通融點。但我先說這樣話；我說：

「菊子你得小心點，大姨知道你同七弟事情你就够受了。」

「我不知道。你們才要小心哪。」

其實兩個人都怕，各人做的事，全出不得客，爲嬌嬌知道就全完事了。

「二哥，我只怕子明，設若他一察出我們的鬼事情就壞了。」

「我可不怕子明，子明不會說。」

「子明在極力同姨嫂要好，你不見到麼？設若他見她只同你好，一發酸，保不了——」

「子明有毛病，他同四姐也有一手兒，要說時，我們就大家全說。」

「當真嗎？」

菊子真不能相信我的話。然而我是的的確確見到他們做了一些比菊子同七弟還大胆的事。子明就因為明白我瞭解他們的關係，近來對我特別好。我是對子明以為無妨于事的。除了子明我倒有點兒怕。不過羣方面，若非菊子說，萬不會失敗。羣近來，縱嘗取笑我，但我相信這只是羣憑她聰明的眼睛看出一部分，絕不會知發我們當真就已怎樣怎樣的。

「我有點擔心七弟的口。」我說，我意思是耍菊子莫同他亂說。

「他也不知道，不過聽了琴小姐取笑，故來套你的。」

然而我斷定這明是菊子告他。要菊子莫同七弟談這事，是無法。我

說「你囑咐他口要緊，就是了。」

「好，」菊子起身了。轉身就要走。

「慢一點，菊小姐。」

「怎麼啦？」

我告你句話，還有甚麼可告的話？待著菊子近身來，閃不知。在她耳邊吻了一下子。菊子半噓半恨的把眼睛鼓了一下就走了。

夜裡幾人不下棋，在客廳跳舞，因為記到菊子的話，我留心子明對於那人的一切。

六十五記自君墓

記四月二十五日裡

這日晴，乘到晴，我往市場去，卜我此後的命運。

勻姑來。勻姑因爲同子明有了些把戲，給臻見，臻去告她媽，因此有了兩月不敢過這邊來了。聽到子明昨天有事上天津，一時不會回，就從石虎胡同來看菊子同臻等。

幾人一哄進到我房中。

必是菊子同勻說了我的什麼話，一進房，幾人便都笑。

「二哥房中真是香，怎不把我們一點香水使？」

臻說了，單向勻姑笑。

「咱們自己找吧。」勻姑說到甚麼就會動手做。

「我是不准野蠻的。」

「准不准，由得你？」

在我床頭終于翻出那瓶香 waters。勻姑也够壞，故意把香水瓶子下所貼好的價目單子高聲念：

「四塊八角，好，二哥，可真了不得，也用這種香水！這不是男子用的，給了你的妹子吧。」

勻姑不客氣，就當真把那小綠方瓶子捏著不放手。我不再做聲。在這一羣小姐中間我是做聲不得的。這些人，雖說各人都有各人的毛病，但是我同姨的事，在她們心中，終是酸酸的！就中勻姑尤其是不饒人的女人，她並且有她理由。

「二哥，我嚇你咧，看你捨得捨不得，誰知臉上顏色也變了。」
勻姑說，帶了笑，又同聲故意將我來打趣，「你瞧，璦小姐你瞧，二哥本來爲別一人預備的東西，見我要拿牠，說不出的苦，全給現在臉上！」

「本來是爲你買的，知道你是今天要來的。」

話祇是平常的一句話，但在語氣上，我加了我們在過去會糾纏過來的回憶，以及暗示，勻又同子明的關係，勻不能再做聲了。我能猜出我的話，在勻姑心上一擊的分量。

菊子走過來。搶了勻姑手中的瓶子，「勻姑不要讓我拿，這幾日，我正嫌我的香水不好哪。」

「菊妹妹，難道你要這個麼？」

我聽說七弟——

話不讓說完，菊子走開了。

菊小姐同勻，不久也去了。

就中勻姑有一點心事，不是壽同菊所知。

因了勻姑來到此，又把昨天轉去的姨從西街接來。

「你來吧。是臻小姐的命令，說，勻姑在此想見你，即刻來。」

「即刻幹嗎？今天爲四老爺吃報母齋的，要來也得晚飯後。」

「你來我還有好事情告訴你！」

「你的事情我全都知道。嗤……」末後是一笑，電話就掛了。

晚飯後，那還隔多久，如今才止兩點呀！因勻是客，臻請看電影，于是我同琦琦因爲做陪客，也一同坐汽車去。

臻同菊子在賣票處買票，先同勻姑琦琦三人上樓去，上樓梯時勻

姑讓琦琦先走。輕輕說：

「二哥，我聽人說你近來得意！」

「聽人說，是聽那一個丫頭說的？」

「是臻告我。一個人，是應要愛……」

「姑姑怎麼那麼走得慢？」

琦琦帶跳帶縱早已到了樓口了。

我望望勻姑，勻也望望我，我們都無言。我們快步走上樓。

回到家來願自一人在房裡。

想起些舊事。口香糖是我平時幾乎可以說是嫌惡的東西，但近來枕頭下這類東西的顆粒又可以尋出了。五年六年以前爲了勻姑用過有半年，含到口內來哺勻姑也像正同昨日的事一個樣，如今勻姑除了頭髮剪得很短以外，仍然是舊日的勻姑吧，但我們當年的情形這時却無從來再續了。因爲勻姑是愛用茉莉花味的香水，這糖在此時嚼來也總像有那種甜媚的感覺。又因爲那年是在九十月裡使用這糖獨最多，那時的情景，留有深深的印像在腦中，一嚼起這糖來，就又似乎還有瀟瀟秋

風秋雨的思念。我們的愛，這時究竟到甚麼地方去了？目下的，認是到了白熱的情戀，不是祇要經過三年五年又會同前事一樣無影無踪麼？我想：

難道是，但爲了三年五年以後相見追憶起舊情時可以悵惘一陣我們才來愛？

果真是那麼，這時節，也就可以退步了。

若說不，再進，進到兩人身體合併在一處，這是可以永久維持下去的事麼？

永久是不能，則以後在這事上的悵惘，盡此一生，附骨貼肉，我就來回味我們這戀愛，我受得住麼？就是這辦麼，也可以——

然而在忠厚的妻的擁抱下，我來回味這浪漫的戀愛，我的對妻的負疚處，還好意思要妻饒恕麼？

.....

我還想到我應當做的事情，這就是把妻給予我的力量同到勻姑與我過去如今的關係給我一個改過自新的動機。若是這時那人在我的面前，我會作出一些與我近半月來截然相反的事情，那不一定。也許我還能故意找出一點我們可以決裂的小事，來擴張，來延長。也許我

.....

但我同時又想我也許一見了她又能承認我一個人獨處時於引起的不是良心乃是魔念啊！

呵，我這一剎那的魔念，能有什麼用？

記四月二十五夜

我括算到時間的步法，那邊家裡吃飯應比我們這邊早，估計她不久會一人來的，我就含着我那特爲了接吻而用的口香糖，捻了房中燈，坐在大客廳的一個雖當路却黑暗的椅的上面等。

我把守到那出入必經的關口。這里去到躡小姐臥房，還得經過大餐廳，後大餐廳過去是一個長廊，再過是小廳，小廳左邊是老主人的臥房，順到臥房窗下走，轉那綠的圓拱門，進另一院子，那里一排三間偏東一間才是的。我預備要做一點別的事，就歎着，張了耳朵去聽外面的鞋聲。

客廳因無人，大的燈不曾開電門，只有柱上小電燈發光，很冷靜。想着：在這樣一切安詳沈默紫色的銀色的薄暮裡，淡淡的橘紅色的燈光下，咬着耳朵談話，復樓着頸頸親嘴，那是如何適宜的一種高尚

遊戲！

從等候中我才証明時間對於人間的戀戀不捨的樣兒——這真使我
焦心。

終于，它它在那大院子角門石地面上有了鞋的後跟觸地的聲音
了。我站起來，但忽然變計又坐下，且把全身隱到燈光所不及處去。
我想笑如其來在她剛到我面前時猛的立起身，來嚇她一下。

「啊！」我輕輕的喊了一聲嚇，挺然立起來。

出我意料以外的，是她却祇很莊重有禮的對我那一笑。

「我想嚇你一下哩。」

「一進這廳子，就望到你了，你以為我不會見你呆樣子麼？」

我覺得我有點慚愧了。

她却即走，停了步。

「你一個人在此幹嗎？」

「我等你。」

「我要你等我幹嗎？」

故意那麼說，還故意要走。爲了解釋等她的意思，我攔住了她。

「不准走！」

「又不是郊野，你攔路打搶人麼？」

「是，我搶你，我要搶你到我房裡去。」

「你顛了！」

真顛了，這搶人的我，當真有要她跟我跟到臥房裡去的意思。不過我不敢十分用力。我怕一個聽差打從外面來碰見，我也不拉她，就祇不准走。

「放了我吧，來一個人就不好看了。」

「我要吃一個點心。」

「我不懂。」

「不懂嗎？就是這樣——」我把手，攪了她的腰，我的嘴，貼在一個柔軟嘴唇上面了。

點心是一個便修麼？十個也不成。

一個人，頂容易上癮的嗜好，怕再也沒有比同戀人親嘴一事爲壞了。吸大煙，打嗎啡針，喝紅茶，以及我中國還沒有人試過的吃大麻，都不會如此易于或癖。祇要一個婦人的嘴唇，有一次在你粗糙的略有短短青的鬚子的嘴邊貼了一秒鐘，你就永遠只會在這一件事上思索那味道。一個年青男子他那不會鑿足的事，恐怕也只是對於他的女人做那些略近于麻煩別人的舉動！但這能怪男人麼？誰教那嘴唇紅得誘人？

我稟承了胆大心細的名言，却自動把這女人從懷中釋出。

「誰告你這叫點心？」

「這是比亞北的奶油酥還精緻美妙不會傷食的東西。」

她禁不住一笑，低着頭，快快的向裡面就走。我搶身前去，我們是並行，手，本能的，仍然攬着腰。

我們一同行至暗處了。將要走到大餐間的北門邊，她慢了脚步。這里比其他地方全要黑，縱有人過此也不會見到。她停了脚步。我們抱成一塊在那過道中。借着客廳那小電微弱的光返射到另一處玻璃上，我能看出她臉的輪廓。柔軟的碩長的身體，斜躺在我的臂彎裡，發揮着異樣的肉體溫暖香味，我疑心我是抱了百合花的神。

同勻姑親嘴，站着要低頭才行。這人則我還須頭略仰。她把頭壓在我肩上，我們便臉摸擦着臉了。這時是輪到她吃點心了。我的額，

我的耳，我的眼睛，我的下巴，每一處被她用嘴親過的地方都像怪好過。她的長耳環子碰着我的臉上時，我有說不出的一種溫柔的靈感。

「讓我學你來吃點點心。」我想照樣辦，要吻她的臉上的各處。她說不，夠數了。

然而我的手是不能放。我爲我這臂膊叫過屈，這時若手是稍鬆，我斷定她是要逃。

「還不放我麼？」

「不。我願抱着你，至于永遠。」

「莫說呆話吧。我應進去了。放了我，回頭我們——」

「回頭——？」

她不答回頭做什麼，乘機擘開我的手，像一隻鳥飛跑了。

我儘發軔站在那過道中不移動一步，聽到一陣急促脚步從長廊下

到小廳，進了小廳後，就聽到幾個人的笑聲。

我隨後走到長廊去，暗聽她們的話語。

「等你一天哩」，這是勻的聲音。

「對不住得很」，這是她的。

「我們去找二哥去」，這是菊子的。

我聽到要來找我，着了忙，輕腳毛手走轉到房中。

果然不久幾人就來了，菊子當先鋒，琦琦又當菊子的先鋒。

「曾叙，姨來了，」這孩子，怪得兇，會來在我耳邊說出這樣

話。

「姨來也得大驚小怪麼？」

「因為糖」

琦琦不說了。因為糖，又有了新買來的一大包，姨來琦琦可以同

姨平均分，所以琦琦同我一樣盼她來。（第一部分完）

記五月初一

有人忽發顛狂，把自身奮力擲火中，不顧一切，這人行爲常爲世人所注意，衆目爲顛子。這人又是一英雄，因其能捨身予人所畏懼的事業上：在把身體犧牲到某一主義上的人，其歎勁，我們是無從分析英雄與顛子的不同處來的。但是，除了少數人算例外，那名數的在情慾下殉了生命的人却爲世人所忽略過了。把自己的靈魂擲到女人身上去，讓戀愛的火焚燒着自己，這類事不是常常有麼？如今的我，不也是正就那變處置了我自己麼？我想我在「顛子」與「英雄」兩種名稱上，無論如何我總佔有其一種。也許別人在這事上應稱爲英雄，我則免不了在另一時讓我自視爲顛子。

這事分明的，便是這戀愛，與其說其建築基礎于兩人的靈魂上，倒不如說是得先在身體上來打樁子。然而直到如今除了那色授魂與的

人前斜睇與背人時的像一塊傷的摟着抱着外，我另外究竟做了一些什麼偉大的事？我應做，我唯一應在這小奶奶身上做的事，我可不曾做。至于一些廢話，我說了一大堆，一些不拘在菊子，或華，或……，我都可以乾闊的事情，我却也同到她闊了不少。

「再進來一點，」這是這婦人在每一次爲我所擁抱的時節所給我的一種無聲的命令。我似乎是在進，如所吩咐的。然而我就不會大膽走那我所應走的道路。且每到這樣路上我氣似乎就先餒。我把一些利害，一個中年人沾沾于名譽的理智，來作我的保護人，我寧死力擋着我的情慾的滋蔓。老子的「不見可欲而心不亂」的話語，我適得其反：在一個人的生活中，我成了勇士，我成了獸，我沒有理智，沒有任何種顧忌，我把我自己同她處置到一種白熱情境裡，我們全是裸體的獸類，任意的各人在生殖意義上盡其性慾的天才。但一見了她，我完

了。見了她，在一些撩逗下，我證明的能力的存在，更進，我感到她的需要，再進，我便害怕起來，爲了懼，我好好斂藏了我的本能，老實了。每于這種情景下，我所採取的手段是逃。我能逃得很遠那當然是好。不幸得是我雖逃走也爲她的吸力不能走多遠。

我不能因此遠去。我有原由離開這地方，但我總不能因這事情當真的逃走。我以爲于我有益的只是在這誘惑上起一點障礙。或是其他的人妬嫉之類使我們不得不距離得稍遠，又不過遠。假使近，近又不至于當真走到危險的事情上去，這也好。

我又只能對天祈禱了。我希望神能給我能力以外還給我以莫使陷到不可自拔的窳裏的幸運。我承認我是有着紳士的癖好，在感情上也容不下渣滓，雖有情慾的火在心中燃燒，却能用我顧全體面的理知的水澆熄的。然而這兩稱分量的消長，是不能在固定天平限度上，萬

一，在一度的親嘴時，我即或是不改故常的我，但是她，却把她的裸露的身體展覽於我面前時，我有甚麼方法再來拒絕這下弄的必然結果？

我是永遠在這事上矛盾互相抵拒着的。明知是不可能，就不燃燒也罷。然而豈止仍然是燃燒麼？有一時要爆裂，這是我先就自信終有那一日的。我到那時會丟了我的理智，會無所顧忌的將自身放在一種情慾的恣肆裏。

翻翻我的這一月來的日記，我真要奇怪我自己起來了。我記了這樣多瑣瑣的屬於各人表面關係的動作，像在寫一種供人開心的小說樣的開心，來爲這生活作一種記錄。我就不能做一點別的事情麼？我要陷到這情形中有多長日子呢？我當真要來討一個姨太太了麼？這一月來我把妻安置到腦背後，然而腦背後也是沒有妻的影子的。我對我

這一月來的行爲，真只有嘲弄，只有痛哭，沒有一點覺得是可喜的地方。

如今是又有過四天不見了，難道這一場夢就如此平安醒轉來了麼？難道這就算是完了麼？我不能相信我們會這樣淡淡的收場。天知道，這個婦人在我身上目下與未來所想到的是些什麼事。

我能照得很清楚的是我自己理智與情慾的爭鬥，我不袒護任何一方面。我儘理智保全我，制止我，警告我不向那崎嶇道路上冒險，我同時，又並不蔽塞我感情的門。有時我爲感情拉到一個頂危險的玩意兒上去，理智却臨時出來牽我回到平靜方面休息了。就在這樣拉拉扯扯上頭，我可得到比犧牲我情慾，或犧牲我理智，還要苦惱的苦惱！我簡直不能動彈。譬諸用針作氈毳，翻身來去全都是那刺膚的尖釘。

天使我再聰明一點，或再傻一點，我相信，我就非常容易把我安

置到那合宜于我的事件上去了。

只發我自己的呆氣也是無益，就讓這感情爬到絕頂，再從高處跌下就完了。我今天決心做這件事了，把身子扮得乾淨點，預備到她家中去，以看她大嫂爲名，我要再走進她身邊一尺，把我們的心距離縮短到事實給我們幫助的終點。

心理造的罪孽比我所能真在別一個人身上做的事情總是放大到三倍四倍，想起又自覺可憐。有些人，是不思索，不忖度，就去做的；又有些人，是單單從做夢中便能得到滿足的：這兩種人都少有許多痛苦。至于我，却把這兩種成分糅雜在一起，既不甘于在自己一人心中煎熬這愛情的夢，又無能力去在別一人身上掘挖那寶物。就只在我這

一種心情下生活着的人，我把同情永遠交給他們，我想人間世，沒有比這再會苦惱多少了。

妻來信。附有鈍兒一爬伏在牀上的相片，是比去年離開北京時長大一倍了。信中有這樣一段：——

鈍崽每天念巴巴兩字，不明白是念粑粑，還是念爸爸，問他到底要甚麼，却用手塞進口裏去。只要是能在外面暫時好，混得過，不要掛念到我們罷。鈍崽的外祖母寄來了四十塊錢，又寄來了一大包荔子，有了荔子吃，小孩却不「巴巴」了。……

做爸爸的真不值得要兒子來念及！爸爸隨落了，爸爸却不責備自己，但抱怨你媽的。的確，妻要是潑刺一點，我或者，能用妻給我的積

威抑止到這不當的苦惱。

妻所給我的，在我身上所能生出的效率，只是一種更柔弱更無用的任命人生觀，我可以預先在此寫

「妻的好性格，只是給我多向壞的方面找機會罷了。」

爲了莫名其妙的內慚，我重新又把菊子說像一個人的那張妻的像片取出來，同到鈍兒的像一起平放在桌上。

罪過，我從這相上生些怎樣的胡思亂想！我想我能爲妻以外的人也可以生出這樣的兒子，這人實在比妻還會快。不，一個人的野心的長大與滋蔓，真不是可以用方法剷除或預料得到的，我在妻與鈍兒相片的上面，心靈上的建築高入雲霄了。

我爲了遷就市場間心處那老騙子的卦爻，把別人的姨太太作爲我

的姨太太，且，我們在愛的親洽的結果，成績同時如像妻樣孩子了出版。我在再一剎中已把我們的生活方法布置妥貼。我且將自己移到一種有了一妾的社會位置上。我便儼乎其然領略所謂士大夫最通俗不過的生活味道。……然而，結果，在「爭」字同「佔」字上生出了疑團，我不忘第一次那老騙子給我的鬼話，有了兩人就有所謂爭！即或佔，然而妻若到此來，恐怕所能佔的仍然也只其中之一！

在我心靈中，爭佔仍無從成立，讓妻的印相據在我心上，我可以出入任何婦人女子隊伍裡，不怕罪惡的誘惑。若是不，且把眼前的人用心靈摟抱，則妻的方面，我放棄了。

.....
一面在妻的相前負疚內愧，一面我却把妻當成其所以使我在妻前懺悔的罪孽原由的那人。我在妻的相片結吻，第一次是感謝妻能使我

有機會懺悔，第二次却是感謝天給我機會得近第二個女子。妻是左手，姨奶是右手；左手打了我的嘴，右手即刻過來摩，不長進的思想不久即侵佔了我全部意志，對於左擁右抱的俗事，我沒有再來固持反對了。

笠翁日記二十八

晚上，子明到我處來談，覺得這人有點討厭，這討厭心情，是在聽到菊妹說的話以前，不曾有過的。

偏偏子明談到她四次。

「我想，這人，有點兒……」他說。

「我對這事倒感不到什麼興趣，」同的話。似乎過于硬朗了。

子明到後大約看出我不高興的地方，仍然保持他那美國式的活潑

1920年的中國社會 文化、思想、以及文學
的意義，有四個時代的日子，下層界乎。
就是五四 五卅 和 八一（七七） 八一三 在 1920。
另外，這三個日子也。

與蘊藉神態，點着照例的頭出去了。

聽到牆外空大車拖過的隆隆聲，忽然想起馬是很可憐的一種動物，驟然湧出無限惻愴情感了。馬，在身體勞作上，無抵抗的服務固可憫，但我這心靈上的不知休息的奔馳，沒有一個人能知，也總不會有人對這漫無意識的只在一個希望上煩惱快樂的人加以哀憐底同情！

四十八記日君筮

記五月初二

關於日子，我怕有一種詳明的記憶在心中。不算日子也罷，一天是八十時十八時我全不欲論及。在戀愛中，——尤其是在一種半神與人的夢樣不可具體分析的戀愛中，沒有時間的證明，那更好。不過，關於造成日子觀念的機會是那樣多，差不多隨時隨地都可見，像一種不受禁止隨地可見的揭貼，在新聞紙上，在衙署發薪人口上，在公文上，在草木的花葉上，在人的身上，在光與聲音上，在一切的動作中，莫不給人以時的通知，無聊極了。

有人說，人的生活，所謂現在，是沒有，現在的意義，就是能「思索過去估量未來」而成其為意義的。因此人在時間上常更感到那性質的重要。但是，戀愛只是地道的現在的觀照，真不必要懂到一個時候分爲若干分秒啊！

把生活一半來愛人，生活一半來作人生百年大事業，因為要明白怎樣算一半，時間那是不可不明白的。祇是這種「一半這樣」「一半那樣」兼顧並籌的方法，在別的可以，在戀愛，却是不成！真愛一個人，是全部，沒有小隙小罅可尋的。心祇是一個，要是一上了這頂糾紛紊亂的道路，別的事業祇能全放下，饑餓同時應放下，時間自然也同時放下！

我是當真已到把時間放下那種地步了，這樣粘貼與膠固，是祇有她的魔力能够如此的。

我疑惑我這慾望已從身體的侵襲而為心靈的拌和，這情形，是正因為難于見及而益顯呈此傾向。一個童貞女與人初戀所給予男子猛鷲

的熱力與反應，我却從這婦人身上獲得了。她同樣給了我不可當的熱，有把一顆心浸在那眼波中游泳的趨勢，同時我拿了同量的苦惱放在我心上天平的另一端。

我不期望我會爲了這欲罷不能欲近還遠的情形來在房中，嗚咽的低哭！人爲甚麼有這樣痴？人爲甚麼定要思量在這類乎滅亡的道路上馳騁？用手掌掴打我的臉，我是這樣懲罰我自己，復嘲弄我自己，不過，心中的她的影子，却分明的是向我在嫵媚的微笑。

菊子來，見了我，忍不住要把話說到姨的身上去。

「她要五號才能來了。」

「怎麼？」

「原故是怕你。」

「爲甚麼說怕我？」

「爲甚麼二哥你要……」

「我不愉快只是爲得了你二嫂的來信。我想事情又够無味，拖下來，還不知有多長日子才說到升官發財那四個字上，爲了妻的在豫担驚受怕的原故，我真想走了。」

「你既然是想二嫂，那我也沒說的了。她，可是爲了一個人害了點小病。」

菊子，說話如其人，欲前又却，善于轉灣諷人，可要人招架。

那麼，我索性請菊子作個好人了。

「菊小姐，不要笑你二哥了，爲二哥把她找來吧。」

「告你是初五。」

「難道今天不成麼？」

「不成。原因是轉到娘家去了。」

從菊丫頭處又才知道姨的娘家是個窮旗人，嫁過來時竟一錢不去。一錢不去，這樣一個半神半人的東西，本來是不應當用錢可以得到的！這女人，值得有半打年青孩子爲她糾纏而發狂！值得人爲她犧牲一切尊榮和驕傲！還值得人爲她死！

不過從「一錢不去」的一句話上我可生出另外感想了。一錢不去是應當的，因爲這種人的心，只有用愛情來泡軟的一法。然而把她成了私產的，又是怎樣惡濁一個人！我爲了這老天奇異的支配，廢然了。「菊子，我有了錢我也要討姨太太了。」我是當成笑話說出我的憤懣的。菊子可看得出這並不是與我希望相違的表白。

「你們男人全是這個……」

菊子不說了，菊子要走。

「來，我告你！」

菊子記到前一次關於「告他」是怎樣意義，狡猾的一笑，怕我的有了硬的鬚子的嘴再要閃不知在她臉上生事，快快的走開，到房門外之後回過頭來做個鬼臉，滴滴托托跑去了。

菊子對我也不是無意啊。這了頭，有了機會就能勇敢的向前，妻在此時還笑到她以後會同到七弟好，妻的聰明萬萬不會料到這丫頭有對她二嫂也不客氣之一日！

爲甚麼，在先前半年中菊子却會這麼老老實實保守到七弟？讓我來找一個可信的解釋。

……先前是，見我對妻互相的信任，制止了她向前的勇氣，如今是，見到我是一個有懈可擊的懦夫，一面中于見我與姨的小姪

，我却是在被人輕視以後擴張菊丫頭的野心了！我能明白菊子廻送秋波的意義。這不算討厭的累贅。比起姨來雖全然兩樣，然而不算一件壞的無益事——玩味這不從耕耘中得來的收穫，我這柔懦的心第二次又背叛了妻，在菊子身上，我也感生無窮興趣了。

我又看出時間的分秒脚步了。否認了自己的前說，是爲了聽到菊子說姨要到五才到。今天才初二，還有七十多個小時才能見到她！每一小時我的心要跳上無數次，從這跳躍中，一秒的過去我也很明白。爲了期待初五我却比小孩子期待過年還誠實，對於一切給我時間的通知，全用無限的感謝心情表示在膾摯接納，一切入我感覺的，變成新的意義了。

我同時，且又來否認了我戀愛整個的見解，爲了菊子非無意的游絲縈繞。

天啊，你的子，缺少力，缺少分析取捨的理知，復缺少決斷，但你同時又給了我太多與女人糾纏爲緣的機會了！你于你于吝嗇與慷慨的地方，我總不大很明白你意思，請從夢裡賜給我一點我所缺少的質分，讓我應付以後事實略有從容氣魄罷！

記五月三日晚上

依然是爲着莫名其妙的在心中燃燒着的那戀愛的火煎着熬着，行也不是，坐也不是。永遠是自己內心的爭戰，雖然是人人生活都免不了此，但這互相消長又復儼然能維持理智感情兩者的均衡，我所得的苦可多了！明明是有消長，我却仍然站在一條線上不動，這理由，便是竭我的力注入我所能受的苦惱于心腔空處，才保持到這常態。然而照這樣支持下來于我又有何種意義？

啊，戀愛，我在往者從那書上知道你的，到如今我才明白那是解釋得如何簡單！盡文字所有的魔力，憑詩人精細的選擇，用巧匠似的手藝來處置，所能道的又是怎樣有限！在一個害着單相思的詩人，可以用詩一巨冊來爲他那想在女人唇上接一個吻而無從得到的苦楚下一個註解，然而這註解還算是頂簡略的註解呀！

從這看來我這日記是可以停止了。

但僅爲了記載「美」的一字，能在我心上翻騰着怎樣龐大的狂怒的波瀾，我將鼓勵我自己，在思索間，在喘息間，勻出那所能勻出的時間，來用文字把這一個浪花散碎的光景，一滴水珠消滅的光景，好好保留到這冊子上！美的物質的型，是會有一日失去那動人的線終歸一切消滅的，我這心，也將因年齡而爲之衰隕，我想這記載，若能留下我的心情的碎屑一握，則這些層中，便可以供我異日白髮盈顛時再尋這美的舊夢！

我因了欲在一種女性親洽中提高我向前直進的力量，值璦派琦琦來作代表，邀我到大廳中去跳舞，我就去。

先陪琦琦作了一次英國總督凱子舞，立起一脚作奮躍。後陪兩個女客。再後陪瑾小姐。再後陪菊子。陪菊子，特別久，這小東西只差用她那舌尖舔到我鼻子。

全身像抖着的是菊子。裹在綠色巴黎緞旗袍下的小的柔軟的腰，同呈露極合度的弧線的臀部，使我心蕩。她是乘到這機會大胆的運用着那一雙媚人的長眼對我無畏的施以壓迫，我降了，這在當我從她眼光裡看出她是已感到我成了第二個七弟時，我就借故有事逃走了。

回到房子來時我只沈醉于那溫暖的香，這香是菊子身上的，不過一離開菊子，我已移作姨太所有而來玩味了。

有那一日我將使菊子同姨不拘誰一個給我一件機會把這怪好受的汗與粉的混和氣味嗅個飽！

我想：市場那老人，真可以當作神仙敬謹供養了！這至少是我前途一個好顧問。我直到這時，才懂得到二女「估」一男或「爭」一男的卦爻子我是如何準確。

記五月四日

道德觀念是怎樣形成，那得一個哲學家給我去解釋。我所能見到的是凡反乎自私的一種行爲是道德的律例。然而，在我所有的環境中，我所慘澹經營的，是不違乎道德律例？我成全一個人的愛，成全兩個人的愛，把勝利的表面屬於戀愛的對方，我是不是應當？讓凡是愛我的人全得到她所要的東西，雖然所能給的是如何的少，但我不吝惜的非常慷慨的能如其分給與這女人，此應屬於反乎自私一種行爲？

越想便越糊塗了。

讓我去在使我糊塗的本體上找那適當的結果，不想了。

在那廊下找到了菊花，擁着薄絨白色寢衣對了那日晷白石柱出

神。

我不即上前。望到這樣窄窄的肩背，我在她身上第一次感到春天的力量了。我奇怪我自己，在過去，竟能若瞎子，目中無人似的同到這女人住在一塊地方有一年長久。我奇怪這驟然的發現，竟使我忍不住要嘲笑我冥然無知的過去日子。

愛這東西是永遠不會找到適當解釋的，這又不是說神秘，只是事實的糾紛不清。同樣的一個人，爲甚麼當我沒有發現她在對我施以感情侵略，同到她不會見我要愛女人時，我們却能和和平平過我們的日子？一個人，在另一個人身上，生出了性戀的意味以後，爲甚麼見面便有不受用處？是吸力，所謂吸力的成分，又是怎樣配置？

在這當兒，我放下我掘挖女人心中寶藏的鋤頭，是做得到的。但揭開神秘的幕，看看這富有的礦床中無價珠寶的羅列，也是我所樂

于作的一件事！

我唯一的希望是我把菊子估量錯了，則在我心中成立的罪孽可以一筆鉤銷。

「拏起我的鋤頭來，我用力的挖也將設法來掩蓋……」

走過去的我，輕聲說，「菊小姐，有甚麼心事在此發歎」？

笑，用前晚跳舞時的章法望我作媚笑，且眉微蹙，若告我既知道是發歎，所爲的是誰，我就應早明白了。

「一個人少胡思亂想點她可以少許多苦惱」。我這話，成分是一半諷刺一半勸。

「二哥，你不知道你妹子」。

「我自以爲太知道你了」。

女人就是那樣，凡事均以眼淚爲後盾。用微笑代表不出的，用噀

代表不出的，總得借重那微帶鹽味的淚。菊子這時雖不哭，眼睛却紅了。

我並沒有猜錯，這是我的賬！

先是我還只隱約聽到地的震動，逃跑是來不及，如今地已張了大的口在等我的陷入，我除了閉眼跳進這窀穸中，別的能耐全失了。

「到我房裡去。」我說。她不作聲便先走。

.....

「我平日真小看你，菊子。」

「二哥」。聲音輕，語句清，這喊法是與爭時不同的。

「你不要儘二哥二哥了，二哥那一天總會爲你們女人死」。

「死，要人陪嗎？要二嫂陪是姨陪」？

「要你們三人都陪到我死，好使七弟在我死後還認我」。

菊子不聲了，只憨笑。

我能從她臉上看進這小丫頭的心裡。我相信我能給她的快樂是她
在七弟身上難于找到的。她把眼臉下垂像要暈的樣子挨在我臂上，我
還能感覺到這小小身軀的微顫。

那樣大胆無畏的真給我吃驚不小，我不期望這一衆中年齡最小的
她對於愛的具體表現却如此雄猛。

我想起一些關於論女子的心理學上問題，復想起自己身為男子却
秉着女性懦弱保守的性質的事實，先是臉紅內愧，旋即轉了方向，把
這小小身軀抱緊貼到胸上了。

「二哥，你……」

無微不至的接吻使菊子眼傷口澀，我在一生中只有此一吋充分表曝
了一個年青男子所有的氣概。

「我愛你」。這話輕到像一隻白蛤在飛去時那嚶的一聲，然而在
我心中的分量是重到像一塊鉛。

菊子會向我說這樣話，真使我傷心。當五年六年以前還會要二哥
抱上車的女孩子，如今已學得愛人，要人在她小的紅嘴上接吻，用
這人的生活變化作鏡子，照我的臉孔，我是去老已就如何近！把這
人的生活對照，我實在是應當離開這年青人專有的愛的世界在事業上早
應有所建樹了。實際上，我却如此不長進，我不知我這是中的甚麼
毒。

「傳這給揚出去照中國人的觀念批評才要我好愛！比起我內省的
苦楚還不知要刻毒多少陪！妻知道以後，從她的心中影響到我，我那
時要怎樣的胡塗處置這事情！……」我想到此手便鬆懈了。

菊子起身離開我到門邊去。

「我走了」。她說，在聲音上，顏色上，還不遺忘她那新爲我所發現的本領的施展。

搖着無可奈何的頭用手復招之使回。回來了。見我不愉快的苦笑她用臉來擦我的臉。我第二次又把這女人身軀抱持了一陣。

聽到內面長廊門開了，伊已進到琫處去。我一個人獨留這房中，感到房子的異常空闊。我不明白我做了一些什麼事。我不能在我所作的事上分析一下以後應怎樣對付。像酩酊大醉的時候不能睡又不能醒，在這樣情形下頭最容易引起的是無所爲而爲的悲哀情緒，于是我哭了。

她，菊子，是天真無懼的，將一顆全熱的躍著強的心擲到

這新的戀愛上面，在我身上做着的總只是無涯的樂觀的夢，那里會想到這是一生一世用眼淚同自省自慙所賠償不來的事情？她不會想到一件不當的戀愛落在頭上時節接一次吻的代價是怎樣大。更不會知道這里所犧牲的是一個處女無價可得的關於戀愛的幻影的碎滅。一個年青一點剛到發育完成的二十歲的女子，她對於愛的行爲雖很矇昧，却極能成全她感情的一刹那，比之一個近三十歲的女人總能見其格外的大胆。菊子是，不加思索的，在一天兩天中，就把我同到她自己舉入頂高那一層峰頭去了。沒有跌過的人，他不會知道跌到地下以後的難過，我這不中用的中年漢子，如今是儘這小表妹子牽引到那懸崖道上去玩，有非陪到她同跌一次不可的趨勢了。

我想天要試我擔負罪過的能耐與忍受苦惱的能耐，也不應當選這樣事來同我開心！一處的賬還算不清，怎麼載得住在兩種買賣上來支配我憂樂？

一個將近三十歲的人，他把處世爲人之方法學習得熟練到無往而不宜，因此他却把戀愛的方法全忘了。戀愛只是兩個瘋子丟棄了世界的一切單在兩人身體上心靈上找尋真諦的一種熱中興奮的遊戲，我想在這種事業中保持我的神志的清明，只成立了悲劇的結果而已。

我又似乎得了什麼靈感一樣，望到遼遠的未來，各人在感情崩潰的以後那悽慘情形：

……妻因此抱了我們共有的鈍兒，跋涉于會匪騷擾的鄉村乞食。而我，在一種懺悔下自己用繩縊死了自己。而菊子，無助的獨自到美國念書去了。而姨，便爲她們的主人賣她到娼寮裏接客。

琦琦來，說姨來了，到了蕊姑處，要我走。我醒回來了，背已濡了汗。一個不當的嚇人的噩夢，正像是爲魔所指使乘我心虛而入到我想像中，實際上，終不會有那一日！

見到姨時我不能說出我心情之一閃，所感覺的味道是甜還是苦。啊，這當面的人，便是用她的印像痛痛鞭打過我的靈魂的那人，除了跪在那裙邊用口去同那一雙白足接吻，表明這征服的俘虜之忠順外，我無可作事情了。

「聽菊小姐說你有了一點病，是不是？」

「聽菊了頭說，那嗎，她總很明白我的病了」。

菊子笑，蕊也笑，笑的內容是不同。蕊姑是笑姨忠厚，是笑我可憐的樣子。菊子的笑則我從這笑裏可以看出菊子有那勝利自足的神氣。

大家談着閒話，各樣的，戲謔的，不離乎這一家的過去的軼事。

琦琦一人坐在床上用七巧板排列一個打魚人，換來換去總還缺少那個帽。

「孃孃，幫我的忙吧，少帽子咧」。

「天氣熱，不要戴帽子也得」，孃姑笑着說。

「是一頂遮陽帽，不是風帽」。

「那就把簍的下面一節作帽子」。

「那不成，魚又沒放處」。

設使一個人在隔壁單聽到這話，猜一年也不會猜到是玩七巧板。

漁翁的帽子，終於被琦琦找到了，喜得這小孩狂喊。

「一個人的成功全是要勇氣」。

菊子聽到我諺這話對我望望又對姨望望，口略抿。

我怕起來了。以後我見着七弟將怎樣替他可憐！年青的標致的七弟，正爲了太年青與標致反失了他的愛，我能用這話來向人自解麼？

即如七弟會同到她親洽過來，我看七弟就不會給這女人以十分滿意。我心想，七弟同我都是太缺乏那男子氣質的人，菊子的勇敢，却超過了我們了。

不一會，衙署電話來，問問今天是不是還去衙門？若不去，就可要人把四月分一點薪水送來了。說不去。那邊便說那就在家候候吧。有一刻鐘左右，朋友替領的錢就差人送來了，有了錢，瑋姑提議拿出五分之一來請客。

「二哥錢有用處的，要……」菊子直到如今還不能饒人。

「對了」，我說。「要我請客那可辦不到，我還要掙錢去買一瓶香水爲另一個人」！

「會叔，爲誰」？問的是琦琦。

姨誤以爲這話是落在她頭上，臉紅了。

我說，「爲琦琦那頭」。

琦琦不信。琦琦說是願請客不願要香水。

「你問菊姑願不願」？我扯琦琦到身邊，咬了耳朵說，且要她去

菊子耳邊輕問。

琦琦到了菊子的身前，菊子不讓她說話，拉着她手就要走。「會

叔要我問你」。

「我們換衣去，不然就不要你去了」。

于是菊子同琦琦就走到隔壁菊子的房中去了。

偷眼望望在擺七巧板，只冷笑。然而望姑笑的只是姨同我，把菊

子頭放棄了。

姨說下午還得轉街西家中去看看，因為四太孩子放痘出了別的病。

「那不忙，今天是二哥特意請你的，你不去了，他倒不願意做這人情」。

在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姨的老實處來的，攀說的語給姨無從再做聲，然而背了臻時就同我來作日語。

「當真姨不去，我就不請了」。

「那我就回」。

客是勢非一定要請不可了，菊子當真即刻就為琦琦換了一身新衣裳。請到甚麼地方去玩？適宜於我享福的，只有是到北海划船一樣事，並且船是現成有，不費錢，于是我先說出去北海。

「我要同菊姨到公園去打球。琦琦這話顯然是菊子所教。菊子的

意思，在打球當兒，瑋是沒有分，姨將陪到瑋，我們就可以在球房避開兩人玩。

我說，「公園沒有可吃的」。

請客就是請這些小姐們吃東西，漪瀾堂的小窩窩頭爲客的全體所同嗜，想起吃，琦琦却先改口說是「到北海也好」了。

船是讓菊子同姨兩人划，我同瑋姑琦琦三人作坐客。划了三點鐘，四點鐘，繞着瓊島打了無數圈。到後還是坐客先嚷疲倦要上岸，把船擺到五龍亭東邊。

瑋先上了岸。我抱琦琦上了岸，再去用手援菊子。「我不要你的」。 菊子說。菊子自己躍上岸。

船中剩她一個人。

「哈，我可不得上岸了」。

船因了先一個上岸的菊小姐脚一抖，離開碼頭有兩尺。

她站起又復坐下去。拏一匹槳開始划。一衆全在岸上笑。船爲槳划動，又慢慢的貼了岸。她重復站起，兩隻手伸出向岸上的人，要一個人拖，她才敢把一隻脚離船。

菊子同時手就伸過去，「來吧，來吧」。

「不成」。她可不放心。這樣一來也許兩人都得全下水。琦琦也伸手。這更不行了。琦琦還是別人抱她上岸的。

「曾叔你援一手吧」。琦琦見到自己不行就建議。

把手伸過去，她的手，就握著我的手了。正像故意一樣還不即登岸。船是在脚下微盪。得兩隻手來。她握我右手，我握她左手，全捏

得很緊。我們只敢讓眼光互相接觸一下。我是在這一天以來已爲別人用眼波割碎我的心的人了，像帶傷的鳥一樣，正因帶了傷，反而見了用鎗打牠的人覺着依戀了。

菊子在一切動作中還免不了不自足。話只盤旋在姨的頭上，找機會下落。

「你瞧，小姐太太們總是這樣的，上岸也得人援引，還是菊子頭成，能自己跳躍」。我是在這些話中，給了菊子一些小小刺，可以刺進她心中。

「我不只能跳上岸，還能仍然跳下船咧」。

菊子的話雖公開的說，別人所聽的是話的表面，我能翻出那裏子。

「那難道也難麼」？姨說時就笑。

當真下船是不難！我說，「下船是你們全能，那我倒得你們中誰來拖拖才成」！

大家笑，琦琦答應拖我姨更笑。菊子不聽先走了。

我自己覺得機鋒所觸竟無往不成其爲愛情的禪合子。把公開的秘密話語意義反復成兩面，讓戀愛當對方獨照那另一面，這中真有天才的蘊蓄！

平時的菊子，許多地方保留了紅樓夢上探春的人格，說話則可以同鳳姐吵嘴。但從這兩天看來，人可老實得近于可憐了。

記五月八日夜

知道是蔣同菊子睡東房，琦琦一人睡中間，姨獨睡西邊。

我同姨同菊子所給我的溫柔印像作底稿，來描摹我倘若是能到了姨處姨所能給我的驚詫與醉麻。

我煩惱起來了。

我說過，我凡事總不能發狂。喝戀愛的酒，儘量喝，是不敢，喝別人所喝的量，則無從有別人那醉後的胡塗。清明于我能有甚麼用？不過使我勒死我自己的慾望于最好之機會內。清明只給我向前看觀的畏怯，向前探討的追悔罷了。在這里，我又忘不了我已不是在青年隊裡馳驟的人物。

一個在心中新起的煎熬着心的誘惑當前時，即起直追是一個男子所應做的事。我就沒有因應做而能去做的事；只有不應當單想而仍不

得不想的事。

……一個男子，在愛情的下面低首下心的作俘虜，是必得要在身上完成某一類事才準得數麼？將感情，從一些通常接近動作中，用手，用眼，用言語與態度的溫情，給慢慢注入對手的心中，比沈溺到一種情欲的表現裡爲如何？一個女人，在戀愛賦與的意義上，她將以何事爲終結？同是女人，就中姨同菊子又有何種分別？

把對姨的心情全建築在身體一方面，然而這方向我就無勇氣認準。并且菊子所需要是與姨兩樣？我也不敢信。

這全是一種大型式家庭青年男女的遊戲，同用籌碼打撲克尋太子那麼趣味來玩，也許姨把這戀愛當作如是觀，菊子也並不兩樣。我這

樣找到我目下戀愛的主張，又像稀微得了一些前進氣力了。

在我心中任何一類神，總不能幫助我變更一下持平矛盾的習性。我所找到的結論，只是用「追悔」接續我「欲望」，其中放下了成爲目的的事實。想作這事，這事雖使我應得上無量過後的痛苦交換，然而當前的歡娛的分量也將給我永遠的甜味，去作就有了。我却不知與行的距離在我相差真是不能以尺寸去度。思想能把我靈魂拖拉到千軍萬馬中馳驟，我怕開眼見一顆針刺進我的皮膚。

我走回頭路，想，用各樣各式的鼓勵與幫助，把我引回對子妻的專一的愛上去，那做不到。既是這樣不成就那樣，學一個壞到實際上的浪子，也不成。

年齡與知慧的毒中得太深，我沒有一種方法可以處置我到安全地方！

在一些片段思想中，我的怨，在自己身上覺得用還有餘時，我把餘怨平分給姨與菊子。女人是魔鬼是神，我分別不出，在幻想中是神在現實中却是魔。上天造人的巧妙，令人把愛與怕分子揉雜在一起，因此世界上才有笑與淚。佛把這事看得極清楚，才出家，我願意追隨到喬答摩身後同這大神宣戰了。

記五月九日

到午時還不起床。一些糾紛，還沒有理清。頭昏沈如害癩。

菊子同姨來，在窗下，我能隱隱聽到姨的細語的聲音。

這算是害那普通一般青年男子的思想病麼？若惱如同琦琦所用的玩具，我却是自己用空想造成，用另一空想享受，再又用第三空想爲擊碎；我在這上面，於是流着我不必流的眼淚，用本來可以在此時發笑的臉來憂愁，用應當歌呼的喉嚨來嘆氣。

概括說來，是我爲了女人用心太過，用力太少，身心不調，害着癆症樣的疾病了。

不知是誰喊我起吃飯，胡亂的應又胡亂的發了一下氣，罵人吵了

睡眠。

脾氣也越來越壞。出到外面去，見了一切人，各在生活下莫可奈何的作樂與勞動，不是覺可恨便異常悲憫。

頭是發了燒。身上也恨熱。天氣又已近初夏，步行到西單牌樓身上像已泡在汗裡了。

因為還沒吃飯，就到一家點心舖去牛奶，總嫌點心太甜膩。是一個有了老的成分的人，在一切事上，都只能接受那淡淡的禮物了。吃的是，用的是，要戀愛，也只適宜于那輕描淡寫的友誼了，這世界，我有許多東西均無分舉用了！有好些地方我不應去了！有好些的地方我不能在那裏盤桓了！那新的時代，為一些少年所開闢的毛糙的

大路，我不能走了！

回家仍是睡。在悽涼中想起妻對子我過去不少好處來，當到晚上這一家所有主人全到我房中來玩時，對菊子，對姨，我差一點要公開的說是我們以後全應醒過來，不必再在這可怕的遊戲上面開玩笑。

萍姑同她們去後，裝作要問我勻姑所請的醫生住址，獨自回到我的床邊來。

「二哥，你應當要自己保重點，這是不值得的。」

平時對萍所能給我的印象，總以為在待人方面是一個太聰明精細了的人，有時且真不樂于同她談話。這時萍姑的話不知怎樣覺得是忽然同妻一樣動聽了，於是我把頭願自掉到一邊去。她知道我是傷了

心，不再說什麼，就走了。

瑋姑所能明白我的還不到一半。她不過以為我是于姨這方面爲那近乎單戀的無望無助所鬱悶。姨則更茫然。這中只有菊子知道多一點。不過知道多一點，是不是能使我這病就好？

我擬定在明天要上天津換一換空氣，還想不讓這幾人知道。

記五月十日

大約是一晚睡得還好，早上起來似乎心情平和許多了。在一個病態的心中所起的波濤，總比身心健全的人要可怕得多，從我自己身體上面便找到那証據了。

我似乎忘了我所作的一切事。我忽然又不想走了。我的病，只是過度的疲倦，在一種安靜的休息中便可以恢復了我這疲倦的。當精神復了元，又吸了些晚春清晨新鮮空氣後，血在筋絡裡流，有了力氣，有了那種找一件麻煩到身上的慾望，我決定的在今天要在我的戀愛上建樹一些奇績了。

在往常，我便是每當早上要比晚上人是樂觀一點的。一件平常事情凡是在早上可以一笑置之者，當人精神支持不來時，就會覺到十分的難堪。這時我把一些臨我頭上的難關看成非常容易解決了。我知道

我將怎樣走我所走的道路。

我先莫說我的希望。其于姨，她在我身上，所需要的，我將全部的送她，無所吝惜。菊子在我身上做的夢，我也只有讓她實現之一法。給人以幸福的同时自己也將得到無涯的幸福。假使是，這行為，有非在他日以十倍悲哀作償不可的趨勢，我願這不幸，全落在我一人的頭上，與姨是無關，與菊子也無關。

自殺與自棄的理由，昨日在我心中固定的根基，到此已不必搖撼，即坍了。

我將好好的做人。

倏然的痊癒，使菊子疑心我昨天病是假裝。這我沒有明說我心情變化的必要。

在早飯時，我周旋于姨與菊子之間，我以爲我已年青十年了。

稍稍使我感到不快的，是菊子這人，她近來越注意到姨的行動了，除了自己到我身邊時，就不讓姨單獨同我在一處機會。然而也正因爲菊子明知有姨在，故對我就更見其親洽，在一種類乎競爭上的買賣姨却時時還小心防到菊子的知道，誰知菊子則已在那裡任意加價了。

讓一個善于在文字上裝飾他的熱情的詩人當此，他將對這一日就不知要採用若干甜蜜字句來記述這事情！我呢，真找不出怎樣方法足

以稱量這幸福的分量。那竟像自然而然的事實的進展，沒有傳奇的意味，也沒有夢的意味，太平常了。這正是，凡是飽泥甘露弄得酩酊大醉的人，他却不會聞到酒的香味，其不得酒喝的，但能遠遠嗅着桌上的酒的，反而能細細分析那芬芳氣質！「一個擁有了姣艷妻妾的人，他會覺得那記述一個人熱情噴溢求戀失戀的詩歌爲無聊；一個終日同標致情婦親嘴的人，他會覺得專描寫初戀親一次嘴以爲奇蹟的小說爲淺薄可笑」這話是羅若說的，說得對。

我不承認我藏在這幸福暫時的蔭影下，是怎樣值得我來多在這冊子上記錄十頁八頁以爲可美的事的。給一個讀者以足以興奮的描述，這是一個文學作者文字的夸誕，我自己却用不着這類東西。我能把我一些細碎的片段的印像，保留到我記憶中，把我心在某一時間轉變的大體，保留到這冊子上，到我老去，到我見到這隨了年齡人事變換而

消滅的戀愛寂寞的結局，我那時，會就能靠到這些可珍的過去，溫暖我那成枯木酒池的心胸！

記五月十二日夜

讓我把這一晚上的事好好保留到心上吧。

我來說我的慚愧。像一個小賊一樣，提了自己的鞋，赤足踱過長廊，從那綠的圓拱門走到姨的窗下去，對着天邊涼月，我幾次要返身了。記起那鞋、下香階、手提金繡鞋的詞句，又不由不自笑自憐。這才是一種男子最高雅的遊戲！想到這遊戲的最後一幕我要痛哭我這幸福了。一個但能備演無抵抗的悲劇的丑角，要來作這英雄的事業，我的齒，我的手，我的那血液充瀉的心！這可憐的人，他沒一塊肉一根骨能受意志的支配，居然撞進極西的那間房裏了。讓我在這事永遠保留我那慚愧啊！我幾乎要暈了。我幾乎賊了。若不是因為別的一間房中有些微聲音使我從恐怕中找回我的自尊心，我不知我進了房中又怎樣。

這是赴幽會的。哦，一個初犯着竊物案件的人，同到一個初犯了竊人案件的人，他的惶恐處，不知是在甚麼地方不同一樣啊！

似乎并不會睡好，見到如同一個顛子的我撞進房，這人便輕輕坐起來了。

我不能說明這驚訝神氣。

她把眉略蹙。

我走過床邊去。我靜了。不怕了。不促了。舉眼望一切。

房中沒有燈，白的月，正從大的窗上映進一大方白光，姨的頭，姨的肩，姨的夾被的半截，以及地板上而姨的白鞋襪，全都浴在月光裏。

這是一種夢的景致與夢的行爲！

人是站在床邊了，她把身略移向裏邊，讓我坐。坐下了，沒有話。我并不望這維奴絲神，我却望着月。

一種詩人的呆性子在我靈魂裡潛伏，我是每每遇到月就痴痴呆呆忘了人我的。

姨的無袖的手臂，從被裡伸出，把這臂引我向她望月光下的臉，更白了。我輕輕嘆息。

姨的眉展開，微笑了。

把男的情人比作獅，比作虎，復次比作狗，都有那貪饑饑餓的比喻在，情欲能使一個平素極其老實的人成猛鷲不可當的動物，這也是

事實。在先我爲我自己設想，也是以爲一見到她就應同鷹掄一匹兔模
樣將伊摺在我懷裏，隨後是貪饕恣肆的接吻，把我的力，把我的性命
，給這婦人以瘋狂的麻醉，而我也爲了這佔有的男性犧牲，冒險的快
樂，暫時死去。

我錯了，涼月與靜夜，把我情欲軟化了。我說得美一點，便是我
們爲月光所詩化了。

我不願在此複述我們怎樣的接吻，我的文字的力量，在親嘴一類
事上是失了性質的。

在一種沈默的長期擁抱裡，我認識了人間的美了。

那長長的髮，披散到肩後，像用黑夜所搓成。那肩，是軟玉。那

乳，照羅門歌說法是一對小白鹿。

「你去了吧，我很害怕」！

「我們是，分擔着驚怕也分擔着歡娛我才大胆來」！

「我不是不愛你，我怕她們會聽到」。

「我因了愛你，才冒這種險來這裏的」！

用那柔軟像五根嫩蔥的手引我的手到她胸邊去，心是卜卜跳得如一面敲着的小鼓。但我把手移動了地方，沒有畏縮。我的手，從此鏤上一層永生柔膩感覺的金了。

姨慢慢的睡下去。

「我的妹子，你身如百合花，在你身上我可以嗅出百合花的香氣

o.....o

我輕輕歌着「所羅門的歌」，頌我對神的虔敬。

我從此可以放心了。倘若照僧侶所傳，人死將受那最後的審判，

已廢

到上帝面前去秤量我善惡，或者遊十殿，謁見那各式各樣臉相的閻王，我將有話說。凡是我應做的，我已經做了。一個沒有得到她分內應得到的愛情的人，我服從了神的意旨。已給了這個人了。神所造的這個女人的靈魂，被惡男子在那上面沾污過有痕跡的：我用我的愛爲洗刷過一道了。我爲使這女人瞭解你大神在青年男子身上賦予的氣力與熱情，我所以去愛她。我讓她在我身上覺悟她是配做一個年青人妻子和一個年青人的情人，……：

8.20
文化雜誌
究竟他(她)是
描寫的是
甚底意思

1940
7.21

周

其耶

終



我還願意給她愛的認識以外再給她以對現世不滿的指示，因為你大神既把她雕琢成得如此美麗，却賦予一個為此馴良安分樂生的性格，更處置她永遠到一個頂骯髒的人身邊，這最苛刻最不公平的待遇，我要她知道你司命運之神的可詛！

也許我的名聲淺不能昭白吧！

唯此今日見刊女書 看見書之
 而此一往無聊而 白思不礙其我
 絕此巨書下我之國解 次人女書

北平文化學社
 最近出版小說名著

芥川龍之介小說集

湯鶴逸譯 定價六角

芥川氏為現代短篇小說名家，他的深刻的描寫就美的追求論者稱為文壇的鬼才，去年秋間因煩悶自殺震驚全球各國報紙，無不表示悲悼，其聲價可想而知，本集所選，係其平生傑作，對人生問題戀愛問題皆有極深透的描寫，譯者湯鶴逸先生係新文學巨子，一篇之成，稿凡數易，尤為原著，增色不少，不但可作就途中最好的伴侶，餘可做初學小說者的師範本，篇首並附著者肖像，尤為難得，書出無多賜購從速。

日日日
 對
 諸位
 若
 新
 女人
 比
 比
 比
 比
 比

革命文藝偉著

長篇小說 愛的犧牲 出版了！

王誌之著

純潔的，強烈的，感化的，敘述最真
 惡夢的，青年男女，一，為家庭，社會的，最
 總的，和，悲，慘，一，均，理，到，舊，社會的，真
 纖細的，和，可，均，理，到，舊，社會的，真
 中，和，可，均，理，到，舊，社會的，真
 淚，和，可，均，理，到，舊，社會的，真
 習，和，可，均，理，到，舊，社會的，真
 確，和，可，均，理，到，舊，社會的，真
 一，和，可，均，理，到，舊，社會的，真
 者，和，可，均，理，到，舊，社會的，真
 從，和，可，均，理，到，舊，社會的，真
 速，和，可，均，理，到，舊，社會的，真

每册定價大洋七角

如此
 如此
 如此

北平文化學社
文藝叢書

生之細流

田國新作 定價五角

這是田君得意的創作，因所作的時期不同而分作三個部分，共包含有短篇小說十有二篇。這裏面所寫的情感泰半是寫近代青年的悲哀底！和作者感到同樣的苦悶的青年，這也許是可以引起你心坎深處的共鳴的讀物。

夢幻的陶醉

李自珍作 定價三角五分

這是李君的第一作集，內包含作者近兩年中的作品八篇。他的作風外表上雖然很質樸無華，內容却蘊蓄異常沉痛懇摯的情，不流於靡，讀後似乎有一個患了世紀病的青年在那裏作熱烈的呼喊一樣！現已出版。

藝術家	鄧以暨	五角
佛西戲劇	蕭佛西	六角
綠	逸得女士	四角
曼麗	魯隱女士	七角五分
桃園	廢名	四角五分
德國童話集	劉海蓬譯	一角五分
無法投遞之郵件	楊鍾健譯	一角五分
芥川龍之介小說集	湯鶴逸	六角
江浙旅行記	王桐齡	五角
陝西旅行記	王桐齡	五角
日本視察記	王桐齡	八角
婚喪禮雜說	張鴻來	三角五分

文化學社文藝叢書

桃園

廢名著 定價四角五

讀語錄者每喜先讀廢名先生之短篇小說，因其描寫簡練，一如圖畫之勝於照像，其主力全在於擷取一二特點，遂使全部輪廓成焉。此書中各篇其描寫藝術，尤有獨到之處，均係廢名先生自己選擇其最心得之作品。

曼麗

廢隱女士著 定價七角五

廢隱女士之短篇小說，久已膾炙人口，其詞海濱故人自以後之小說，於體裁上，於情緒上造意上均突然一變，為熱心文藝者所極注意之點。此書中共有小說十九篇，驚濤生動，凡已讀或未讀海濱故人者，均不能不讀此書。現已出版。前有羅世英先生序。

婚喪禮雜說

張鴻來編

婚喪典禮，人人行之，而禮意之所在，人人不盡知之；世俗相沿，習而不察，偽誤滋多。本書根據歷代禮書，指其錯失，文簡要，一目了然。且本前出所應用文中有慶弔文字一章，同出作者手筆，凡教授應用文及學習應用文者不可不取此書作參考，蓋此書實為應用文之注釋也，毛邊紙精裝，每冊三角五分。

藝術家的難關

鄧以整著 定價五角

中國有藝術家麼？有藝術家麼？有批評藝術的書麼？曰：有。藝術家的難關可以証之；此書可以答以上三各問題。並有十五六幅藝術畫附在前邊。

北平文化學社 國學叢著

孟子事實錄

崔東壁著

定價洋宣紙三角五分
 梁任公先生見此書後，內容極詳，歷考孟子，其價值可見一斑。其關於孟子中弟子事實，及韓愈說之與國後流，甚且比較孟子之善之，孟必韓愈之說，每冊一角。
 讀風偶說
 共四卷，原在東壁先生研究詩經之著述，社錄出，茲以標點印成單本，為研究詩經者之助。出，將特色列左。毛詩鄭箋，一不書附考經，務求真詩，為學者開一新途。會務，不混於毛詩鄭箋。
 一、本書文字舒暢，條理井然，音淺意深，便於個人之自修。

國語文學史	胡適	一冊	一元一角
賀雙桐雪壓集	張壽林	一冊	三角
人間詞話箋註	靳德峻	一冊	二角五分
經濟詩品之研究	張陳邨	一冊	三角
論語拾存	牛隱山人	一冊	一角五分
退思齋詩存	陳寶泉	一冊	三角
崔東壁年譜	劉汝霖	一冊	三角
津潤考信錄	崔東壁	一冊	一元
語史然疑	杭世駿	一冊	三角
儒墨之異同	王昶	一冊	八角
文心雕龍札記	黃侃	一冊	九角
國語叢談	李時	一冊	六角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4572 書號 857.7
Acc. No. Call No. 747-7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10. 號
 11. 號
 12. 號
 13. 號
 14. 號
 15. 號
 16. 號
 17. 號
 18. 號
 19. 號
 20. 號
 21. 號
 22. 號
 23. 號
 24. 號
 25. 號
 26. 號
 27. 號
 28. 號
 29. 號
 30. 號
 31. 號
 32. 號
 33. 號
 34. 號
 35. 號
 36. 號
 37. 號
 38. 號
 39. 號
 40. 號
 41. 號
 42. 號
 43. 號
 44. 號
 45. 號
 46. 號
 47. 號
 48. 號
 49. 號
 50. 號
 51. 號
 52. 號
 53. 號
 54. 號
 55. 號
 56. 號
 57. 號
 58. 號
 59. 號
 60. 號
 61. 號
 62. 號
 63. 號
 64. 號
 65. 號
 66. 號
 67. 號
 68. 號
 69. 號
 70. 號
 71. 號
 72. 號
 73. 號
 74. 號
 75. 號
 76. 號
 77. 號
 78. 號
 79. 號
 80. 號
 81. 號
 82. 號
 83. 號
 84. 號
 85. 號
 86. 號
 87. 號
 88. 號
 89. 號
 90. 號
 91. 號
 92. 號
 93. 號
 94. 號
 95. 號
 96. 號
 97. 號
 98. 號
 99. 號
 100. 號

總評
 這本外語竟也印書
 我的感想：這本外語
 真自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印刷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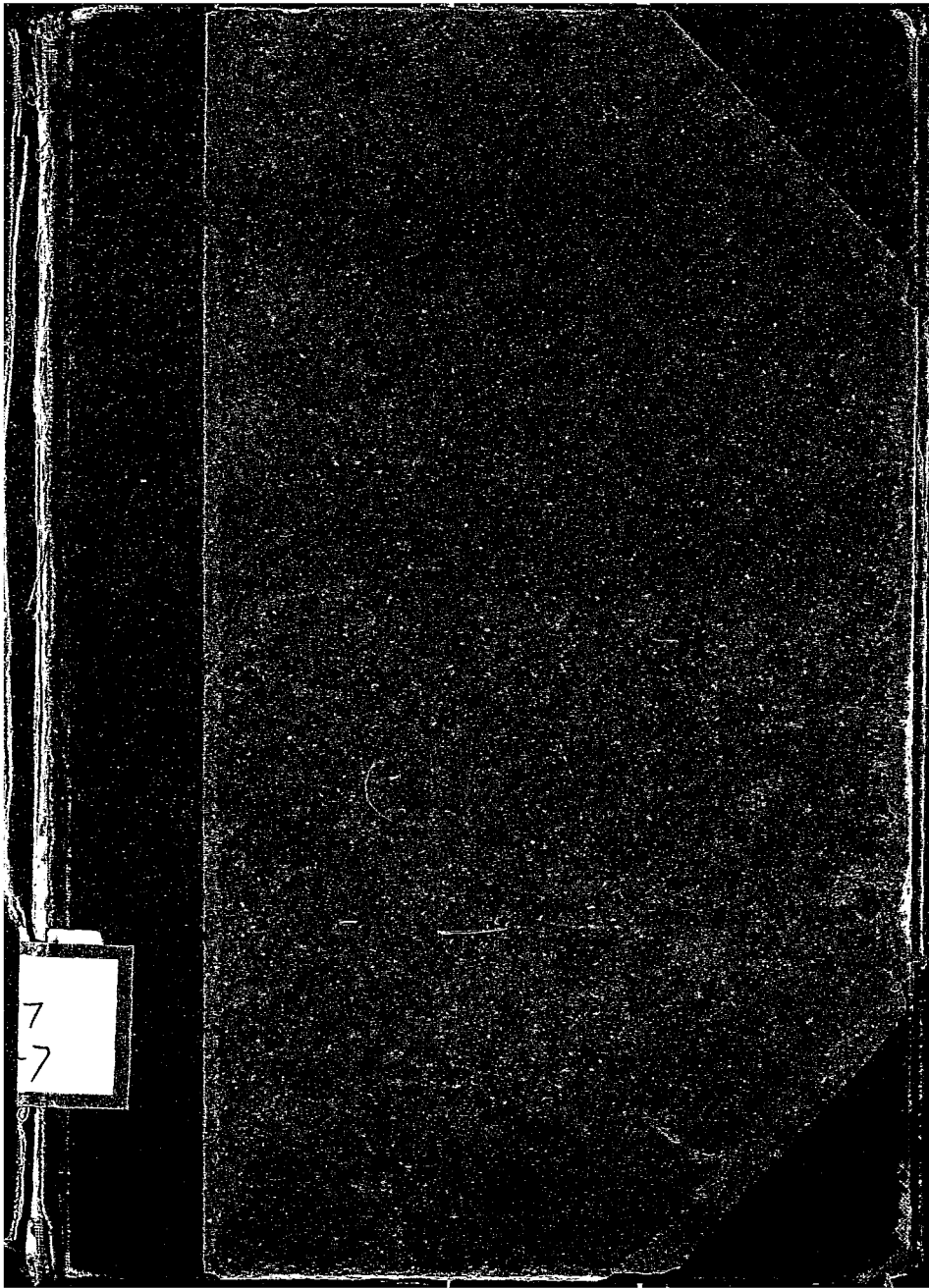
築春日記全二冊
 定價三角五分



著作者 沈從文
 出版者 文化學社
 印刷者 文化學社
 發行者 文化學社

總發行所

北平和平門前
 文化學社
 電話四五八〇



7
-7